

篇目順序：

1 · 豆腐／汪曾祺	p.1
2 · 兒子的大玩偶／黃春明	p.4
3 · 搜索者／楊牧	p.17
4 · 水滸傳節選／施耐庵	p.20

豆腐 汪曾祺

（收入《散文類：新時代「力與美」最佳散文課讀本》）

豆腐點得比較老的，為北豆腐。聽說張家口地區有一個堡裡的豆腐能用秤鉤鉤起來，扛著秤桿走幾十里路。這是豆腐麼？點得較嫩的是南豆腐。再嫩即為豆腐腦。比豆腐腦稍老一點的，有北京的「老豆腐」和四川的豆花。比豆腐腦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。

豆腐壓緊成型，是豆腐乾。

卷在白布層中壓成大張的薄片，是豆腐片。東北叫干豆腐。壓得緊而且更薄的，南方叫百頁或千張。

豆漿鍋的表面凝結的一層薄皮撩起晾乾，叫豆腐皮，或叫油皮。我的家鄉則簡單地叫做皮子。

豆腐最簡便的吃法是拌。買回來就能拌。或入開水鍋略燙，去豆腥氣。不可久燙，久燙則豆腐收縮發硬。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裡的上上品。嫩香椿頭，芽葉未舒，顏色紫赤，嗅之香氣撲鼻，入開水稍燙，梗葉轉為碧綠，撈出，揉以細鹽，候冷，切為碎末，與豆腐同拌（以南豆腐為佳），下香油數滴。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。香椿頭只賣得數日，過此則葉綠僵硬，香氣大減。其次是小蔥拌豆腐。北京有歇後語：「小蔥拌豆腐——一青二白。」可見這是北京人家都吃的小菜。拌豆腐特宜小蔥，小蔥嫩，香。蔥粗如指，以拌豆腐，滋味即減。我和林斤瀾在武夷山，住一招待所。斤瀾愛吃拌豆腐，招待所每餐皆上拌豆腐一大盤，但與豆腐同拌的是青蒜。青蒜炒回鍋肉甚佳，以拌豆腐，配搭不當。北京人有用韭菜花、青椒糊拌豆腐的，這是俺吃法，南方人不敢領教。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，北方人也覺得豈有此理。這是一道上海菜，我第一次吃到卻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飯館裡，是吃陽澄湖大閘蟹之前的一道涼菜。北豆腐、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塊，同拌，無薑汁蒜泥，只少放一點鹽而已。好吃麼？用上海話說：蠻嶄格！用北方話說：旱香瓜——另一個味兒。鹹鴨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，但必須用敝鄉所產「高郵鹹蛋」。高郵鹹蛋蛋黃色如

硃砂，多油，和豆腐拌在一起，紅白相間，只是顏色即可使人胃口大開。別處的鹹鴨蛋，尤其是北方的，蛋黃色淺，又無油，卻不中吃。

燒豆腐大體可分為兩大類：用油煎過再加料燒的；不過油煎的。

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長方塊，熱鍋溫油兩面煎。油不必多，因豆腐不吃油。最好用平底鍋煎。不要煎得太老，稍結薄殼，表面發皺，即可鏟出，是名「虎皮」。用已備好的肥瘦各半熟豬肉，切大片，下鍋略煸，加蔥、姜、蒜、醬油、綿白糖，兌入原豬肉湯，將豆腐推入，加蓋猛火煮二三開，即放小火咕嘟。約十五分鐘，收湯，即可裝盤。這就是「虎皮豆腐」。如加冬菇、蝦米、辣椒及豆豉即是「家鄉豆腐」。或加菌油，即是湖南有名的「菌油豆腐」——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。

「文思和尚豆腐」是清代揚州有名的素菜，好幾本菜譜著錄，但我在揚州一帶的寺廟和素菜館的菜單上都沒有見到過。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過油煎了的，還是不過油煎的。我無端地覺得是油煎了的，而且無端地覺得是用黃豆芽吊湯，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、竹筍，用極好秋油，文火熬成。什麼時候材料湊手，我將根據想像，試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。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將是素菜葷做，放豬油，放蝦籽。

虎皮豆腐切大片，不過油煎的燒豆腐則宜切塊，六七分見方。北方小飯鋪裡肉末燒豆腐，是常備菜。肉末燒豆腐亦稱家常豆腐。燒豆腐裡的翹楚，是麻婆豆腐。相傳有陳婆婆，臉上有幾粒麻子，在鄉場上擺一個飯攤，挑油的腳夫路過，常到她的飯攤上吃飯，陳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來，給他們燒豆腐。後來大人先生也特意來吃她燒的豆腐。於是麻婆豆腐名聞遐邇。陳婆婆是個值得紀念的人物，中國烹飪史上應為她大書一筆，因為麻婆豆腐確實很好吃。做麻婆豆腐的要領是：一要油多。二要用牛肉末。我曾做過多次麻婆豆腐，都不是那個味兒，後來才知道我用的是瘦豬肉末。牛肉末不能用豬肉末代替。三是要用郫縣豆瓣。豆瓣須剁碎。四是要用文火，俟湯汁漸漸收入豆腐，才起鍋。五是起鍋時要撒一層川花椒末。一定得用川花椒，即名為「大紅袍」者。用山西、河北花椒，味道即差。六是盛出就吃。如果正在喝酒說話，應該把說話的嘴騰出來。麻婆豆腐必須是：麻、辣、燙。

昆明最便宜的小飯鋪裡有小炒豆腐。豬肉末，肥瘦，豆腐捏碎，同炒，加醬油，起鍋時下蔥花。這道菜便宜，實惠，好吃。不加醬油而用鹽，與番茄同炒，即為番茄炒豆腐。番茄須燙過，撕去皮，炒至成醬，番茄汁滲入豆腐，乃佳。

砂鍋豆腐須有好湯，骨頭湯或肉湯，小火燉，至豆腐起蜂窩，方好。砂鍋魚頭豆腐，用花鰱（即胖頭魚）頭，劈為兩半，下冬菇、扁尖（醃青筍）、海米，湯清而味厚，非海參魚翅可及。

「汪豆腐」好像是我的家鄉菜。豆腐切成指甲蓋大的小薄片，推入蝦子醬油湯中，滾幾開，勾薄芡，盛大碗中，澆一勺熟豬油，即得。叫做「汪豆腐」，大概因為上面泛著一層油。用勺舀了吃。吃時要小心，不能性急，因為很燙。滾開的豆腐，上面又是滾開的油，吃急了會燙壞舌頭。我的家鄉人喜歡吃燙的東西，語云：「一燙抵三鮮。」鄉下人家來了客，大都做一個汪豆腐應急。周巷汪豆腐很有名。我沒有到過周巷，周巷汪豆腐好，我想無非是蝦子多，油多。近年高郵新出一道名菜：雪花豆腐，用鹽，不用醬油。我想給家鄉的廚師出個主意：加入蟹白（雄蟹白的油即蟹的精子），這樣雪花豆腐就更名貴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北京的老豆腐現在見不著了，過去賣老豆腐的攤子是很多的。老豆腐其實並不老，老，也許是和豆腐腦相對而言。老豆腐的佐料很簡單：芝麻醬、醃韭菜末。愛吃辣的澆一勺青椒糊。坐在街邊攤頭的矮腳長凳上，要一碗老豆腐，就半斤旋烙的大餅，夾一個薄脆，是一頓好飯。

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東西，我和幾個作家到四川旅遊，在樂山吃飯。幾位作家都去了大館子，我和林斤瀾鑽進一家只有穿草鞋的鄉下人光顧的小店，一人要了一碗豆花。豆花只是一碗白湯，啥都沒有。豆花用筷子夾出來，蘸「味碟」裡的作料吃。味碟裡主要是豆瓣。我和斤瀾各吃了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，很美。豆花湯裡或加切碎的青菜，則為「菜豆花」。北京的豆花莊的豆花乃以雞湯煨成，過於講究，不如鄉壩頭的豆花存其本味。

北京的豆腐腦過去澆羊肉口蘑渣熬成的鹵。羊肉是好羊肉，口蘑渣是碎黑片蘑，還要加一勺蒜泥水。現在的鹵，羊肉極少，不放口蘑，只是一鍋稠糊糊的醬油黏汁而已。即便是過去澆鹵的豆腐腦，我覺得也不如我們家鄉的豆腐腦。我們那裡的豆腐腦溫在紫銅扁鉢的鍋裡，用紫銅平勺盛在碗裡，加秋油、滴醋、一點點麻油，小蝦米、搾菜末、芹菜（藥芹即水芹菜）末。清清爽爽，而多滋味。

中國豆腐的做法多矣，不勝記載。四川作家高縷請我們在樂山的山上吃過一次豆腐宴，豆腐十好幾樣，風味各別，不相雷同。特別是豆腐的質量極好。掌勺的老師傅從磨豆腐到烹製，都是親自為之，絕不假手旁人。這一頓豆腐宴可稱寰中一絕！

豆腐乾南北皆有。北京的豆腐乾比較有特點的是熏干。熏干切長片拌芹菜，很好。熏干的煙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。花干、蘇州干是從南邊傳過來的，北京原先沒有。北京的蘇州乾只是用味精取鮮，蘇州的小豆腐乾是用醬油、糖、冬菇湯煮出後晾得半乾的，味長而耐嚼。從蘇州上車，買兩包小豆腐乾，可以一直嚼到鄭州。香乾亦稱茶乾。我在小說《茶乾》中有較細的描述：

……豆腐出淨渣，裝在一個小蒲包裡，包口紮緊，入鍋，碼好，投料，加上好香油，上面用石頭壓實，文火煨煮，要煮很長時間。煮得了，再一塊一塊從蒲包裡倒出來，這種茶乾是圓形的，周圍較厚、中間較薄，週身有蒲包壓出來的細紋，……這種茶乾外皮是深紫色的，掰了，裡面是淺褐色的。很結實，嚼起來很有咬勁，越嚼越香，是佐茶的妙品，所以，叫做「茶乾」。

茶乾原出界首鎮，故稱「界首茶乾」。據說乾隆南巡，過界首，曾經品嚐過。

干絲是淮揚名菜。大方豆腐乾，快刀橫披為片，刀工好的師傅一塊豆腐乾能片十六片；再立刀切為細絲。這種豆腐乾是特製的，極堅致，切絲不斷，又綿軟，易吸湯汁。舊本只有拌乾絲。干絲入開水略煮，撈出後裝高足淺碗，澆麻油醬醋。青蒜切寸段，略焯，五香花生米搓去皮，同拌，尤妙。煮干絲的興起也就是五六十年的事。干絲母雞湯煮，加開陽（大蝦米），火腿絲。我很留戀拌干絲，因為味道清爽，現在只能吃到煮干絲了。干絲本不是「菜」，只是吃包子燒麥的茶館裡，在上點心之前喝茶時的閒食。現在則是全國各地淮揚菜系的飯館裡都預備了。我在北京常做煮干絲，成了我們家的保留節目。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乾，只能用豆腐片或百頁切絲代替。口感稍差，味道卻不遜色，因為我的煮干絲裡下了干貝。煮干絲沒有

什麼訣竅，什麼鮮東西都可往裡攪。干絲上桌前要放細切的姜絲，要嫩姜。

臭豆腐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。我在上海、武漢都吃過。長沙火宮殿的臭豆腐毛澤東年輕時常去吃。後來回長沙，又特意去吃了一次，說了一句話：「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。」這就成了「最高指示」，寫在照壁上。火宮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國第一。油炸臭豆腐乾，宜放辣椒醬、青蒜。南京夫子廟的臭豆腐乾是小方塊，用竹籤像冰糖葫蘆似的串起來賣，一串八塊。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，在炭火盆上擱一個鐵篋子，臭豆腐乾放在上面烤焦，別有風味。

在安徽屯溪吃過霉豆腐，長條豆腐，長了二寸長的白色的絨毛，在平底鍋中煎熟，蘸醬油辣椒青蒜吃。凡到屯溪者，都要去嘗嘗。

豆腐乳各地都有。我在江西進賢參加土改，那裡的農民家家都做腐乳。進賢原來很窮，沒有什麼菜吃，頓頓都用豆腐乳下飯。做豆腐乳，放大量辣椒面，還放柚子皮，味道非常強烈，廣西桂林、四川忠縣、雲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，各有特點。腐乳肉是蘇州松鶴樓的名菜，肉味濃醇，入口即化。廣東點心很多都放豆腐乳，叫做「南乳xx餅」。

南方人愛吃百頁。百頁結燒肉是寧波、上海人家常吃的菜。上海老城隍廟的小吃店裡賣百頁結：百頁包一點肉餡，打成結，煮在湯裡，要吃，隨時盛一碗。一碗也就是四五隻百頁結。北方的百頁缺韌性，打不成結，一打結就斷。百頁可入臭鹵中醃臭，謂之「臭千張」。

杭州知味觀有一道名菜：炸響鈴。豆腐皮（如過乾，要少潤一點水），瘦肉剝成細餡，加蔥花細薑末，入鹽，把肉餡包在豆腐皮內，成一卷，用刀剝成寸許長的小段，下油鍋炸得餡熟皮酥，即可撈出。油溫不可太高，太高豆皮易糊。這菜嚼起來發脆響，形略似鈴，故名響鈴。做法其實並不複雜。肉剝極碎，成泥狀（最好用刀背剝），平攤在豆腐皮上，折疊起來，如小錢包大，入油炸，亦佳。不入油炸，而以醬油冬菇湯煮，豆皮層中有汁，甚美。北京東安市場拐角處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寶華春，兼賣南味熟肉，賣一種酒菜：豆腐皮切細條，在醬肉湯中煮透，撈出，晾至微干，很好吃，不貴。現在寶華春已經沒有了。豆腐皮可做湯。燉酥腰（豬腰燉湯）裡放一點豆腐皮，則湯色雪白。

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

（收入《兒子的大玩偶（黃春明作品集 2）》／聯合文學）

在外國有一種活兒，他們把它叫做「Sandwich man」。小鎮上，有一天突然也出現了這種活兒，但是在此地卻找不到一個專有的名詞，也沒有人知道這活兒應該叫什麼。經過一段時已不知道那一個人先叫起的，叫這活兒做「廣告的」。等到有人發覺這活兒已經有了名字的時候，小鎮裡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「廣告的」了。甚至於，連手抱的小孩，一聽到母親的哄騙說：「看哪！廣告的來了！」馬上就停止吵鬧，而舉頭東張西望。

一團火球在頭頂上滾動著緊隨每一個人，逼得叫人不住發汗。一身從頭到腳都很怪異的，仿十九世紀歐洲軍官模樣打扮的坤樹，實在難熬這種熱天。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，在這種大熱天，那樣厚厚的穿著也是特別引人的；反正這活兒就是要吸引人注意。

臉上的粉墨，叫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熔化的臘像，塞在鼻孔的小鬍子，吸滿了汗水，逼得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，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，倒是顯得涼快地飄蕩著。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熱？但是舉在肩上的電影廣告牌，叫他走進不得。新近，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；前面的是百草茶，後面的是蛔蟲藥。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。累倒是累多了，能多要到幾個錢，總比不累好。他一直安慰著自己。

從幹這活兒開始的那一天，他就後悔得急著想另找一樣活兒幹。對這種活兒愈想愈覺得可笑，如果別人不笑話他，他自己也要笑的；這種精神上的自虐，時時縈繞在腦際，尤其在他覺得受累的時候倒逞強的很。想另換一樣活兒吧。單單這般地想，也有一年多了。

近前光晃晃的柏油路面，熱得實在看不到什麼了。稍遠一點的地方的景象，都給蒙在一層黃膽色的空氣的背後，他再也不敢望穿那一層帶有顏色的空氣看遠處。萬一真的如腦子裡那樣恍動著倒下去，那不是都完了嗎？他用意志去和眼前的那一層將置他於死地的色彩掙扎著：他媽的！這簡直就不是人幹的。但是這該怪誰？

「老闆，你的電影院是新開的，不妨試試看，試一個月如果沒有效果；不用給錢算了。海報的廣告總不會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帶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好吧？」

「那麼你說的服裝呢？」

（與其說我的話打動了他，倒不如說我那幅可憐相令人同情吧。）

「只要你答應用，別的都包在我身上。」

（為這件活兒他媽的！我把生平最興奮的情緒都付給了它。）

「你總算找到工作了。」

（他媽的，阿珠還為這活兒喜極而泣呢。）

「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」

（為這事情哭泣倒是很應該的。阿珠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吧。我第一次看到她那麼軟弱而嚎啕的大哭起來。我知道她太高興了。）

想到這裡，坤樹禁不住也掉下淚來。一方面他沒有多餘隨手擦試，一方面他這樣想；管他媽的蛋！誰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淚。經這麼一想，淚似乎受到慫恿，而不斷的滾出來。在這大熱天底下，他的臉肌還可以感到兩行熱熱的淚水簇簇地滑落。不抑制淚水湧出的感受，竟然是這般痛快；他還是頭一次發覺的哪。

「坤樹！你看你！你這像什麼鬼樣子；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！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來呢？！」

（幹這活兒的第二天晚上；阿珠說他白天就來了好幾趟了。那時正在卸裝，他一進門就嚷了起來。）

「大伯仔……」

（早就不該叫他大伯仔了。大伯仔，屁大伯仔哩！）

「你這樣的打扮誰是你的大伯仔！」

「大伯仔聽我說……」

「還有什麼可說的！難道沒有別的活兒幹啦？我就不相信，敢做牛還怕沒有犁拖？我話給你說在前頭，你要現世給我滾到別地方去！不要在這裡污穢人家的地頭。你不聽話到時候不要說這一個大伯仔反臉不認人！」

「我一直到處找工作……」

「怎麼？到處找就找到這沒出息的鳥活幹了？！」

「實在沒有辦法，向你借米也借不到……」

「怎麼？那是我應該的？我應該的？我，我也沒有多餘的米，我的米都是零星買的，怎麼？這和你的鳥活何干？你少廢話！你！」

（廢話？誰廢話？真氣人。大伯仔，大伯仔又怎麼樣？娘哩！）

「那你就不要管！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！」

（呵呵，逼得我差點發瘋。）

「畜生！好好！你這個畜生！你竟敢忤逆我，你敢忤逆我。從今以後不是你坤樹的大伯！切斷！」

「切斷就切斷。我有你這樣的大伯仔反而會餓死。」

應得好，怎麼去想出這樣的話來？他離開時還暴跳地罵了一大堆話。隔日，真不想去幹活兒了。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，就不知道為什麼地灰心的提不起精神來。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淚，使我想到我答應她說：「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」的話；還有那兩帖原先準備打胎的柴頭仔也都扔掉了；我真不會再有勇氣走出門。）

想，是坤樹唯一能打發時間的辦法，不然，從天亮到夜晚，小鎮裡所有的大街小巷，那得走上幾十趟，每天同樣的繞圈子，如此的時間，真是漫長的怕人。寂寞與孤獨自然而然地叫他去做腦子裡的活動；對於未來的很少去想像，縱使有的話，也是幾天以後的現實問題，除此之外，大半都是過去的回憶，以及以現在的想法去批判。

頭頂上的一團火球緊跟著他離開柏油路。稍前面一點的那一層黃膽色的空氣並沒有消失，他懨懨地感到被裹在裡面令他著急。而這種被迫的焦灼的情緒，有一點類似每天天亮時給他的感覺；躺在床上，看到曙光從壁縫漏進來，整個屋裡四周的昏暗與寂靜，還有那家裡特有的潮濕的氣味，他的情緒驟然地即從寧靜中躍出恐懼；雖然是一種習慣的現象，但是，每天都像一個新的事件發生。真的，每月的收入並不好，不過和其他工作比起來，還算是不差的啦。工作的枯燥和可笑，激人欲狂，可是現在家裡沒有這些錢，起碼的生活就馬上成問題。怎麼樣？最後，他說服了自己，不安的還帶著某種的慚愧爬了起來，坐在阿珠的小梳妝台前，從抽屜裡拿出粉塊，望著鏡子，塗抹他的臉，望著鏡子，淒然的留半邊臉苦笑，白茫茫的波濤在腦子裡翻騰。

他想他身體裡面一定一滴水都沒有了，向來就沒有這般的渴過。育英國校旁的那條花街，妓女們穿著睡衣，拖著木板圍在零食攤吃零食，有的坐在門口施粉；有的就茫然的依在門邊，也有埋首在連環圖畫裡面，看那樣子倒是很逍遙。其中夾在花街的幾戶人家，緊緊地閉著門戶，不然即是用欄柵橫在門口，並且這些人家的門

邊的牆壁上，很醒眼的用紅漆大大的寫著「平家」兩個字。

「呀！廣告的來了！」圍在零食攤裡面的一個妓女叫了出來。其餘的人紛紛轉過臉來，看著坤樹頭頂上的那一塊廣告牌子。

他機械的走近零食攤。

「喂！樂宮演什麼啊？」有一位妓女等廣告的走過她們的身邊時間。

他機械的走過去。

「你發了什麼神經病，這個人向來都不講話的。」有人對著向坤樹問話的那個妓女這樣地笑她。

「他是不是啞吧？」妓女們談著。

「誰知道他？」

「也沒看他笑過，那副臉永遠都是那麼死死的。」

他才離開她們沒有幾步，她們的話他都聽在心裡。

「喂，廣告的，來呀！我等你。」有一個妓女的吆喝向他追過來，在笑聲中有人說：

「如果他真的來了不把你嚇死才怪。」

他走遠了。還聽到那一個妓女又一句挑撥的吆喝。在巷尾，他笑了。

要的，要是我有了錢我一定要。我要找仙樂那一家剛才依在門旁發呆的那一個，他這樣想著。

走過這條花街，倒一時令他忘了許多勞累。看看人家的鐘，也快三點十五分了。他得趕到火車站和那一班從北來的旅客沖個照面；這都是和老闆事先訂的約，例如在工廠下班，中學放學等等都得去和人潮沖個用面。

時間也控制的很好，不必放快腳步，也不必故意繞道，當他走出東明里轉向站前路，那一班下車的旅客正好紛紛地從柵口走出來，靠著馬路的左邊迎前走去；這是他幹這活的原則，陽光仍然熱的可以烤蕃薯，下車的旅客匆忙的穿過空地，一下子就鑽進貨運公司這邊的走廊。除了少數幾個外來的旅客，再也沒有人對他感興趣，要不是那幾張生疏而好奇的面孔，對他有所鼓勵的話，他真不知怎麼辦才好；他是有把握的，隨便提一個人，他都可以辨認是外地的或是鎮上的，甚至於可以說出那個人大部分在什麼時間，什麼地方出現。

無論怎麼，單靠幾張生疏的面孔，這個飯碗是保不住。老闆遲早也會發現。

他為了目前反應，心都煩了。

（我得另做打算吧。）

此刻，他心裡極端的矛盾著。

「看哪！看哪！」

（開始那一段日子，路上人群的那種驚奇，真像見了鬼似的。）

「他是誰呀？」

「那兒來的？」

「咱們鎮裡的人嗎？」

「不是吧！」

「噲！是樂宮戲院的廣告。」

「到底是那裡的人呢？」

（真莫名其妙，注意我幹什麼？怎麼不多看看廣告牌？那一陣，人們對我的興趣真大，我是他們的謎。他媽的，現在他們知道我是坤樹仔，謎底一揭穿就不理了。這干我什麼？廣告不是經常在變換嗎？那些冷酷和好奇的眼睛，還亮著哪！）

反正幹這種活。引起人注意和被疏落，對坤樹同樣是一件苦惱。

他在車站打了一口轉，被游離般的走回站前路。心裡和體外的那種無法調合的冷熱，向他挑戰。坤樹的反抗只止於內心裡面的詛罵而已。五六公尺外的那一層黃膽色的空氣又隱約的顯現，他口渴得喉嚨就要裂開。這時候，家，強有力的吸引著他回去。

（不會為昨晚的事情，今天就不為我泡茶吧？唉！中午沒回去吃飯就太不應該了。上午也應該回去喝茶。阿珠一定更深一層的誤會。他媽的該死！）

「你到底生什麼氣，氣到我身上來。小聲一點怎麼樣，阿龍在睡覺。」

（我不應該遷怒於她。都是那吝嗇鬼不好，建議他給我換一套服裝他不幹，他說：「那是你自己的事！」我的事？真是他媽的狗屎！這件消防衣改的，已經引不起別人的興趣了。同時也不是這種大熱天能穿的啊！）

「我就這麼大聲！」

（嘖！太過份了。但是一肚子氣怎麼辦！我又累得很，阿珠真笨，怎麼不替我想想，還向我頂嘴。）

「你真的要這樣逼人嗎？」

「逼人就逼人。」

（該死！阿珠，我是無心的。）

「真的？」

「不要說了！」撕著喉嚨叫：「住嘴！我！我打人啦啊！」當時把拳頭握得很緊，然後猛力的往桌子槌擊。

（總算生效了，她住嘴了，我真怕她逞強。我想我會無法壓制地打阿珠。但是我絕對是無心的。把阿龍嚇醒過來真不應該。阿珠那樣緊緊地抱著阿龍哭的樣子，真叫人可憐。我的喉嚨受不了，我看今天喝不到茶了吧？活該！不，我真渴著哪。）

坤樹一路想著昨晚的事情，不覺中已經到了家門口，一股悸動把他引回到現實。門是掩著，他先用腳去碰它，板門輕輕的開了。他放下廣告牌子，把帽子抱在一邊走了進去。飯桌上罩著竹筐，大茶壺擱在旁邊，嘴上還套著那個綠色的大塑膠杯子。她泡了！一陣溫暖流過坤樹的心頭，覺得寬舒了起來。他倒滿了一大杯茶。駛直喉嚨灌。這是阿珠從今年夏天開始，每天為他準備的薑母茶，裡頭還下了赤糖，等坤樹每次路過家門進來喝的。阿珠曾聽別人說，薑母茶對勞累的人很有裨益。他渴得倒滿了第二杯，同時心裡的驚疑也滿了起來。平時回來喝茶不見阿珠不怎麼，但為了昨晚無理的發了一陣子牛脾氣的聯想，使他焦灼而不安。他放下茶，打開桌罩和鍋蓋，發覺菜飯都沒動，床上不見阿龍睡覺，阿珠替人洗的衣服疊得好好的。那裡去了？

阿珠從坤樹不吃早飯就出門後，心也跟著懸得高高的放不下來，本來想叫他吃飯的，但是她猶豫了一下，坤樹已經過了馬路了。他們一句話都沒說。阿珠背著阿龍和平時一樣地去替人家洗衣服。她不安的真不知怎樣做才好，用力在水裡搓著衣服，身體的擺動，使阿龍沒有辦法將握在手裡的肥皂盒，放在口裡滿足他的吸吮，小孩把肥皂盒丟開，氣得放聲哭了。阿珠還是用力的搓衣服。小孩愈哭愈大聲，她似乎沒聽見；過去她沒讓阿龍這般可憐的哭著而不理。

「阿珠，」就在水龍頭上頭的廁所窗口。女主人喊她。

她仍然埋首搓衣服。

「阿珠。」這位一向和氣的女主人，不能不更大聲地叫她。

阿珠驚慌的停手，站起來想聽清楚女主人的話時，同時也意識到阿龍的哭鬧，她一邊用濕濕的手溫和的拍著阿龍的屁股，一邊側著頭望著女主人。

「小孩子在你的背上哭得死去活來，你都不知道嗎？」雖然帶有點責備，但是口氣還是十分溫和。

「這小孩子。」她實在也沒什麼話可說。「給了他肥皂盒玩他還哭！」她放斜左邊的肩膀，回過頭問小孩。「你的盒子呢。」她很快的發現掉在地上的肥皂盒，馬上俯身拾過來在水盆裡一沾，然後甩了一下水，又往後拿給阿龍了。她蹲下來，拿起衣服還沒搓的時候，女主人又說話了。

「你手上拿著這一件紗是新買的，洗的時候輕一點搓。」

她實在記不起來是怎麼搓衣服，不過她覺得女主人的話是多餘的。

好不容易才把洗好的衣服晾起來。她匆匆忙忙地背著阿龍往街上跑。她穿過市場，她沿著鬧區的街道奔走，兩隻焦灼的眼，一直索尋到盡頭，她什麼都沒發現。她腦子裡忙亂的判斷著可能尋找到他的路。最後終於在往鎮公所的民權路上，遠遠的看到坤樹高高地舉在頭頂上的廣告牌，她高興的再往前跑了一段，坤樹的整個背影都收入她的眼裡了。她斜放左肩，讓阿龍的頭和她的臉相貼在一起說：

「阿龍，你看！爸爸在那裡。」她指著坤樹的手和她講話的聲音一樣，不能公然的而帶有某種自卑的畏縮。他們距離的很遠，阿龍什麼都不知道。她站在路旁目送坤樹的背影消失在叉路口，這時，內心的憂慮剝了其中最外的一層。她不能明白坤樹這個時候在想些什麼，他不吃飯就表示有什麼。不過，看他還是和平常一樣的舉著廣告牌走；唯有這一點叫她安心。但是這和其他今她不安的情形揉雜在一起，變得比原先的恐懼更難負荷的複雜，充塞在整個腦際裡。見了坤樹的前後，阿珠只是變換了不同的情緒，心裡仍然是焦灼的。她想她該回去替第二家人家洗衣服去了。

當她又替人洗完衣服回到家裡。馬上就去打開壺蓋。茶還是整壺滿滿的，稀飯也沒動。這證明坤樹還是沒回來過。他一定有什麼的，她想。本來想把睡著了的阿龍放下來，現在她不能夠。她匆忙的把門一掩，又跑到外頭去了。

頭頂上的火球正開始猛烈的燒著，大部份路上的行人，都已紛紛的躲進走廊，所以阿珠要找坤樹容易的多了。她站在路上，在兩端看看，很快的就可以知道他不在這一條路上。這次阿珠在中正北路的鋸木廠附近看到他了，他正向媽祖廟那邊走

去。她距離坤樹有七八個房子那麼遠，偷偷地跟在後頭，還小心的提防他可能回過頭來。在背後始終看不出坤樹有什麼異樣，有幾次，阿珠藉著走廊柱子遮避，她趕到前面距離坤樹背後兩三間房的地方觀察他。仍然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地方。但是，不吃飯，不喝茶的事，卻令阿珠大大的不安。她一直相信她所觀察的結果，而深信一定有什麼。她擔憂什麼事將在他們之間發生。這時阿珠突然想看看坤樹的正面，她想，也許在坤樹的臉上可以看到什麼。她跟到十字路口的地方。看坤樹並沒拐彎而直走，於是她半跑的穿過幾段路，就躲在媽祖廟附近的攤位背後，等坤樹從前面走過來，她急促忐忑的心，跟著坤樹的逼近，逐漸的高亢起來。面臨著自己適才的意願的頃刻，她竟不顧旁人對她的驚奇，她很快的蹲到攤位底下，然後連接著側過頭，看從她旁邊閃過的坤樹。在這剎那間，她只看到不堪熬熱的坤樹的側臉，那汗水的流連，使她也意識到自己的額頭亦不斷地發汗。阿龍也流了一身汗。

那包紮著一個核心的多層的憂慮，雖然經她這麼跟蹤而剝去了一些，而接近裡層的核心，卻敏感的只消一觸及即感到痛楚。阿珠又把自己不能確知什麼的期待，放在中午飯的時。她把最後的一家衣服也洗了。接著準備好中午飯，一邊給阿龍餵奶一邊等著坤樹。但是過了些時，還不見坤樹的影子踏進門，這使得她又激起極大的不安。

她背著阿龍在公園的路上找到坤樹。有幾次，她真想鼓起勇氣，跟上前懇求他回家吃飯，但是她稍微一走近坤樹，突然就感到所有的勇氣又消失了。於是，她只好保持一段距離，默默地且傷心的跟著坤樹。這條路走過那一條路，這條巷子轉到另一條巷子，沿途她還責備自己，說昨晚根本就不該頂嘴，害得他今天這麼辛苦，兩頓飯沒吃，茶水也沒喝，在這樣的大熱天不斷的走路……。她流著淚，走幾步路，總得牽背巾頭擦拭一下。

最後看到坤樹轉向往家裡走的路，她高興得有點緊張。她從另一條路先趕回到家門口的另一條巷口的地方，在那裡可以看到坤樹怎麼走進屋子裡，看他有沒有吃飯。坤樹走過來了。終於在門口停下來了。阿珠看到他走進屋子裡的時候，流出了更多眼淚，她只好用雙手掩面。而將頭頂在巷口的牆上，支拄著放鬆她的心緒。坤樹在屋裡的一舉一動，她都看在眼裡了。她也猜測到坤樹的心裡，正焦急地找她，這種想法，使她覺得多少還是幸福的。

當坤樹在屋裡納悶而急不可待的想踏出外面，阿珠背著阿龍低著頭閃了進來。阿珠在對面竊視到坤樹喝了茶，一股喜悅地誇過來的時間，正好是坤樹納悶的整段。看到妻子回來了，另一邊看到丈夫喝了茶了，兩個人的心頭像同時一下子放了重擔。阿珠還是低著頭，忙著把桌罩掀掉，接著替坤樹添飯。坤樹把前後的廣告牌子卸下來放在一邊，將胸口的扣子解開，坐下來拿起碗筷默默地吃了，阿珠也添了飯，坐在坤樹的對面用飯。他們一直沉默著，整個屋子裡面，只能聽到類似的豬圈裡餵豬的咀嚼的聲音。坤樹站起來添飯，阿珠趕快地抬起頭看看他的背後，又很快的低下頭扒飯，等阿珠站起來，坤樹迅速的看了看她的背後，在她轉過身之前，亦將視線移到別的地方。坤樹終於耐不住這種沉默了：

「阿龍睡了？」他明知道阿龍在母親背後睡著了。

「睡了。」她還是低著頭。

又是一段沉默。

坤樹看著阿珠，但是以為阿珠這一動將抬頭時，他馬上又把視線移開。他又說話了：

「今天早上紅瓦厝的打鐵店著火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這樣的回答，坤樹的話又被阻塞了。又停了一會。

「上午米粉間那裡的路上死了兩個小孩。」

「噯！」她猛一抬頭，看到坤樹也正從飯碗裡將要抬頭時，很快的又把頭低了下去，「怎麼死的？」她內心是急切想知道這問題的，但語調上已經沒有開始的驚歎那麼來得激動。

「一輛運米的牛車，滑下來幾包米，把吊在車尾的小孩壓死了。」

坤樹從幹了這活以後，幾乎變成了阿珠專屬的地方新聞記者，將他每天在小鎮裡所發現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告訴她，有時也有號外的消息，例如有一次，坤樹在公園路看到一排長龍從天主教堂的側門排到路上，他很快的專程的趕回家，告訴阿珠說天主教堂又在賑濟麵粉了。等他晚上回來，兩大口袋的麵粉和一聽奶粉好好的擺在桌上。

雖然某種尷尬影響了他們談話的投機，但總算和和氣氣的溝通了。坤樹把胸扣扣好，打點了一下道具，不耐沉默地又說：

「阿龍睡了？」

（廢話，剛才不是說了！）

「睡著了。」她說。

但是，坤樹為了前句話，窘得沒聽到阿珠的回答，他有點匆忙的走出門外，連頭也不回的走了。這時阿珠才站在門口，搖晃著背後的阿龍，一邊輕拍小孩的屁股目送著丈夫消失。這一段和解的時間約有半個小時的光景，然而他們之間的目光卻沒有真正的接觸過。

農會的米倉，不但牆築得很高，同時長得給人感到怪異。這裡的空氣因巨牆的關係，有一團氣流在這裡旋轉，牆的巨影蓋住了另一邊的矮房，坤樹正向這邊走過來。他的精神好多了，眼前直穿到盡頭，再也看不到那一層膽黃色的阻隔了，那麻木不覺的臂膀，重新恢復了舉在頭頂上的廣告牌子的重量感。他估量天色的時分和晚上的時間，埋怨此刻不是晚上，他實在想睡覺的事。他有這種經驗，只要這麼經過，他和阿珠之間的尷尬即可全消。其實為了消融夫妻之間的尷尬算是附帶的，不知怎麼，夫妻之間有了尷尬，而到了某一種程度的時候，性慾就勃發起來。這麼白亮的時光，直受坤樹咒詛。倉庫的四周，麻雀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，他想到自己的童年，那時這一排矮房子還是一片空地，他常常和幾個小朋友跑到這裡打麻雀；當時他練得一手好彈弓。電線上的幾隻麻雀有的正劈頭望他，他略微側著頭望上去，仍舊不變腳步地走著，側仰的頭和眼球的角度，跟著他每一步的步伐在變，突然後面有人跑過來的腳步聲，使他驚嚇的回轉過頭。這和他似前提防看倉庫的那位老頭子一樣。他為他這動作感到好笑。那位老頭，早在他在這裡來打麻雀的時候就死掉了，屍體還是他們在倉庫邊的井旁發現的。想啊想地，電線上的麻雀已落在他的後

頭了。

一群在路旁玩上的小孩，放棄他們的遊戲，嘻嘻哈哈地向他這邊跑來，他們和他保持警戒的距離跟著他走，有的在他的前面，面向著他倒退著走。在阿龍還沒有出生以前，街童的纏繞曾經引起他的氣惱。但是現在不然了，一對小孩他還會向他們做做鬼臉，這不但小孩子高興，無意中他也得到了莫大的愉快。每次逗著阿龍笑的時候，都可以得到這種感覺。

「阿龍，阿龍。——」

「你管你自己走吧，誰要你撒嬌。」

「阿龍，再見，再見……」

他們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在門口分手。阿龍看到坤樹走了他總是要哭鬧一場，有時從母親的懷抱中，將身體往後仰翻過去，想挽留去工作的父親。這時，坤樹往往由阿珠再說一句：「孩子是你的，你回來他還在。」之類的話，他才死心走開。

（這孩子這樣喜歡我。）

坤樹十分高興。這份活兒使他有了阿龍。有了阿龍叫他忍耐這活兒的艱苦。

「鬼咧！你以為阿龍真正喜歡你嗎？這孩子以為真的有你現在的這樣一個人哪！」

（那時我差一點聽錯阿珠的這句話。）

「你早上出門，不是他睡覺，就是我背出去洗衣服。醒著的時候，大半的時間你都打扮好這般模樣，晚上你回來他又睡了。」

（不至於吧。但這孩子越來越怕生了。）

「他喜歡你這般打扮做鬼臉，那還用說。你是他的大玩偶。」

（呵呵，我是阿龍的大玩偶，大玩偶？）

那位在坤樹前面倒退著走的小街童，指著他嚷：

「哈哈，你們快來看，廣告的笑了，廣告的眼睛和嘴巴說這樣這樣地歪著哪！」

幾個在後頭的都跑到前面來看他。

（我是大玩偶，我是大玩偶。）

他笑著。影子長長地投在前面，有了頭頂上的牌子，看起來不像人的影子。街童踩著他的影子玩，遠遠的背後有一位小孩子的母親在喊，小孩子即時停下來，以惋惜的眼睛目送他，而也以羨慕的眼睛注視其他沒有母親出來阻止的朋友，坤樹心裡暗地裡讚賞阿珠的聰明，他一再地回味著她的比喻：「大玩具娃娃，大玩具娃娃。」

「龍年生的，叫阿龍不是很好嗎？」

（阿珠如果讀了書一定是不錯的。但是讀了書也就不會是坤樹的妻子了。）

「許阿龍。」

「是不是這個龍。」

（戶籍課的人也真是，明知道我不太熟悉字才請他替我填表，他還那麼大聲的問。）

「鼠牛虎兔龍的龍。」

「六月生的，怎麼不早來報出生？」

「今天才取到名字。」

「超出三個月未報出生要罰十五元。」

「連要報出生我們都不知道咧。」

「不知道？那你們怎麼知道生小孩？」

（真不該這樣挖苦我，那麼大聲引得整個公所裡面的人都望著我笑。）

中學生放學了，至少他們比一般人好奇，他們讀看廣告牌的片名，有的拿電影當著話題，甚至於有人對他說：「有什麼用？教官又不讓我們看！」他不能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他很愉快，看到每一個中學生的書包，漲得鼓鼓的，心裡由衷的敬佩。

（我們有三代人沒讀過書了。阿龍總不至於吧！就怕他不長進。聽說註冊需要很多錢哪！他們真是幸運的一群！）

兩排高大的桉的路樹，有一邊的影子斑花的映在路面，從那一端工業地區走出來的人，他們沒有中學生那麼興奮，滿臉帶著疲倦的神色，默默地犁著空氣，即使有人談笑也只是那麼小聲和輕淡。找這活幹以前，坤樹亦曾到紙廠、鋸木廠、肥料廠去應徵過，他很羨慕這群人的工作，每天規律的在這個時候。通過這涼爽的高桉路回家休息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有禮拜天哪。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被拒絕，他檢討過，但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。

「你家裡幾個人？」

「我和我的妻子，父母早就去世了，我的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。」

（真莫名其妙！他知道什麼？我還沒說完咧。他媽的！好容易排了半天隊輪到我就問這幾句話？有些人連問都沒問，他只是點點頭笑一笑，那個應徵的人隨即顯得那麼得意。）

黃昏了。

坤樹向將墜入海裡的太陽瞟了一眼，自然而然不經心的快樂起來。等他回到樂宮戲院的門口，經理正在外面看著櫥窗。他轉過臉來說：

「你回來的正好，我找你。」

對坤樹來說，這是很不尋常的。他愣了一下，不安的說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事和你商量。」

他腦子裡一時忙亂的推測著經理的話和此時那冷淡的表情。他小心的將廣告牌子靠在櫥窗的空牆。把前後兩塊廣告也卸下來，抱著高帽的手有點發顫。他真想多拖延一點時間，但能拖延的動作都做了，是他該說話了。他憂慮重重的轉過身來，那濕了後又乾的頭髮，牢牢地貼在頭皮。額頭和顴骨兩邊的白粉，早已被汗水沖淤在眉毛和向內凹入的兩眼的上沿，露出來的皮膚粗糙的像患了病。最後，他無意的把小鬍子也搞下來，眼巴巴的站在那裡，那模樣就像不能說話的怪異的人型。

經理問他說：

「你覺得這樣的廣告還有效果嗎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。」他急得說不出話來。

（終於料到了。完了！）

「是不是應該換個方式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坤樹毫無意義的說。

（他媽的完了也好！這樣的工作有什麼出息。）

「你會不會踏三輪車？」

「三輪車！」他很失望。

（糟糕！）

坤樹又說：「我，我不大會。」

「沒什麼困難吧，騎一兩趟就熟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們的宣傳想改用三輪車。你除了踏三輪車以外，晚上還是照樣幫忙到散場。薪水照舊。」

「好！」

（嗨！好緊張呀！我以為完了。）

「明天早上和我到車行把車子騎回來。」

「這個不要了？他指著靠牆的那張廣告牌，那意思是說不用再這樣打扮了？」

經理裝著沒聽到他的話走進去了。

（傻瓜！還用問。）

他覺得很好笑。然而到底有什麼好笑？他不能確知。他張大著嘴巴沒出聲的笑著。回家的途中，他隨便的將道具扛在肩上，反而引起路人驚訝的注視，還有那頂高帽掖在他的腋下的樣子，也是小鎮裡的人所沒見過的。

「看吧！這是你們最後的一次。」他禁不住內心的愉快，真像飛起來的感覺。

是很可笑的一種活兒哪！他想：記得小時候，不知道那裡來的巡迴電影。對了，是教會的，就在教會的門口，和阿星他們爬到相思樹上看的。其中就有這樣打扮著廣告的人的鏡頭；一群小孩子纏繞著他。那印象給我們小孩太深刻了，日後我們還打扮成類似的模樣做遊戲，想不到長大了卻成了事實。太可笑了。

「他媽的！那麼短短的鏡頭，竟他媽的這樣，他媽的可笑。」坤樹沿途想著，且喃喃自言自語地說個沒完。

往事一幕一幕地又重現在腦際。

「阿珠，如果再找不到工作，肚子裡的小孩就不能留了。這些柴頭藥據說一個月的孕期還有效。不用怕，所有的都化成血水流出來而已。」

（好險哪！）

「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」

（那麼說，那時候沒趕上看那場露天的電影，有沒有阿龍還是一個問題哪！幸虧我爬上相思樹看。）

奇怪的是，他對這本來想拋也拋不掉的活，每天受他咒詛不停，現在他倒有些敬愛起來。不過敬愛還是歸於敬愛，他內心的新的喜悅總比其他的情緒強烈的多。

「坤樹，你回來了！」站在路上遠遠望到丈夫回來的阿珠，近於尋常的興奮地叫了起來。

坤樹驚訝極了。他想不透阿珠怎麼知道了？如果不是這麼回事，阿珠這般親熱的表現，坤樹認為太突然而過於大膽了；在平時他遇到這種情形，一定會窘上半天。

當坤樹走近來，他覺得還不適於說話的距離時，阿珠搶先的說：

「我就知道你走運了。」她好像恨不得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。坤樹卻真正的嚇了一跳。她接著說：「你會不會踏三輪車？其實不會也沒關係，騎一兩趟就會熟的。金池想把三輪車頂讓給你咧。詳細的情形……」

他聽到此地才明白過來。他想索性就和她開個玩笑吧。於是他說：

「我都知道。」

「剛看到你回來的樣子，我猜想你也知道了。你覺得怎麼樣？我想不會錯吧！」

「不錯是不錯，但是……」他差一點也抑不住那令他快樂的消息，欲言又做罷了。

阿珠不安的逼著問：

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如果經理不高興我們這樣做的話。我想就不該接受金池的好意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想想，當時我們要是沒有這件差事，那真是不堪想像，說不定阿龍就不會有。現在我們一有其他工作，一下子就把這工作丟了，這未免太過份吧！」這完全是他臨時想出來的話。但經他說了出來之後，馬上覺察到話的嚴肅與重要性，他突然變得很正經，與其說阿珠瞭解他的話，倒不如說是被他此刻的態度懾住了。她顯然是失望的，但至少有一點義理支持她。她沉默的跟著坤樹走進屋子裡，在一團困惑的思緒中，清楚的意識到對坤樹有一種新的尊敬。可能提到和阿龍有關係的緣故吧，她很容易的接受了這種說法。

晚飯，他們和平常一樣的吃著，所不同的是坤樹常常很神秘的望著阿珠不說話，除了有一點奇怪之外，阿珠倒是很安心，她在對方的眼神中，隱約的看到善良的笑意。在意識裡，阿珠覺得她好像把坤樹踏三輪車以後的生活計劃都說了出來，而不顧慮有欠恩情於對方的利益，似乎自責的很厲害。坤樹有意要把真正好的消息，留在散場回來時告訴她。他放下飯碗，走過去看看熟睡的阿龍。

「這孩子一天到晚就是睡。」

「能睡總是好的囉。不然，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，注生娘娘算很幫我們忙，給我們這麼乖的孩子。」

他又到戲院去工作了。

他後悔沒即時將事情告訴阿珠。因此他覺得還存三個小時才散場的時間是長不可耐的。也許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件平凡中的小事情。對坤樹來說，無話如何是裝不了的，像什麼東西一直溢出來令他焦急。

（在洗澡的時候，差點說出來。說了出來不就好了嗎？）

「你怎麼把帽子弄扁了呢？」那時阿珠問。

（阿珠一向是聰明的，她是嗅出一點味道來了。）

「哦！是嗎？」

「要不要我替你弄平？」

「不用了。」

（她的眼睛想望穿帽子，看看有什麼秘密。）

「好，把它弄平吧。」

「你怎麼這樣不小心，把帽子弄得這麼糟糕。」

（乾脆說了算了。嘖！就是。）

這樣錯綜的去想過去的事情，已經變成了坤樹的習慣。縱使他用心提防再不這樣去想也是枉然的了。他失神的坐在工作室，思索著過去生活的片段，卻使是當時感到痛苦與苦惱的事請，現在浮現在腦際裡亦能捕得他的笑意。

「坤樹。」

他出神的沒有動。

「坤樹。」比前一句大聲地。

他受驚的轉過身，露出尷尬的笑容望著經理。

「快散場了，去把太平門打開，然後到寄車間幫忙。」

一天總算真正的過去了。他不像過去那樣覺得疲倦。回到家，阿珠抱著阿龍在外。

「怎麼還沒睡？」

「屋裡太熱了，阿龍睡不著。」

「來，阿龍～～爸爸抱。」

阿珠把小孩子遞給他，跟著走進屋子裡。但是阿龍竟突然的哭起來，儘管坤樹怎麼搖，怎麼逗他都没用。阿龍愈哭愈大聲。

「傻孩子，爸爸抱有什麼不好？你不喜歡爸爸了嗎？乖乖，不哭不哭。」

阿龍不但哭得大聲，還掙扎著將身子往後倒翻過去，像早上坤樹打扮好要出門之前，在阿珠的懷抱中想掙脫到坤樹這邊來的情形一樣。

「不乖不乖，爸爸抱還哭什麼。你不喜歡爸爸了？傻孩子，是爸爸啊！是爸爸啊！」坤樹一再提醒阿龍似的：「是爸爸啊。爸爸抱阿龍，看！」他扮鬼臉，他「嗚魯嗚魯」地怪叫，但是一點用處都沒有。阿龍哭得很可憐。

「來啦，我抱。」

坤樹把小孩子還給阿珠。心突然沉下來。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妝台，坐下來，躊躇的打開抽屜，取出粉塊，深深的望著鏡子，慢慢的把臉塗抹起來。

「你瘋了！現在你抹臉幹什麼？」阿珠真的被坤樹的這種舉動嚇壞了。

沉默了片刻。

「我，」因為抑制著什麼的原因，坤樹的話有點顫然地：「我要阿龍，認出我……」

搜索者 楊牧

(收入《散文類：新時代「力與美」最佳散文課讀本》)

—

我第二次去溫哥華島，正是春天快到的三月天氣。那些年我很習慣於單獨的旅行，一個小小的行囊丟在車子右邊座位上，除了換洗衣服外，只有少許的紙筆和香菸；通常我不攜帶任何書籍，但我有一本地圖，又有一本小冊子，記載些重要的地址和電話號碼，以及別的。

那大概是四年以前的春天，我已經慢慢淡忘了第一次去溫哥華島的經驗。或許因為我曾經去過溫哥華島，記下了那一次過分感傷的旅行——我從加拿大海邊出發，在豪雨中渡過喬治亞海峽——我乃決定換一條路線，重新體會單獨旅行的趣味；而且我還暗自砥礪，必須帶著果敢堅忍的意志，好像這將是平生第一次搜索著，計量著，如何出發、到達，去發現一個從來不曾去過的地方。那大概正是四年以前的春天，三月光景。有一天清晨醒來，坐在書桌前凝思，我忽然感覺到一絲細微的召喚，彷彿是大海洶湧的聲音，森林呼嘯的聲音，細微而強大，又如嬰兒戀慕的啼聲。

我匆匆出門到港口趕搭早晨的渡輪，往西航向奧林匹克半島，這條航線很短很平靜，半小時就靠岸了。我取路北行，經過一些農田和橋梁；一個鐘頭之後終於到達安磯渡。那是奧林匹克半島北端唯一的大鎮，遙遙與溫哥華島相望。

到了安磯渡，我才發現時間很不湊巧，剛剛開走了一班定期的渡輪。那時因為春天還沒有真正到達普濟灣，渡輪的班次很少。我揣測，這麼一來，我可能將在碼頭上枯坐等候三個鐘頭。可是已經到了這遙遠的海角，似乎也沒有理由回頭了，何況我早就下定決心來搜尋一條全新的路線，難免遭遇不便和困難。我買了船票，將車子開向海岸公路上排隊。我的前面已經排了十多部車子，不久後面又接了一長條，都是候船的，準備渡海去溫哥華島。我坐在車子裡，舒展四肢半躺，注意著天色，原來四方暗淡隱晦。「岸上風雲如此，」我想：「海面必有大雨。」這方向可能不對，我又想。但我已經進入候船的行列，似乎沒有理由回頭了。

我翻開地圖來判讀。安磯渡和溫哥華島尾端的維多利亞港只隔了一衣帶水的璜·德·福卡海峽，相距大約二十五海里。溫哥華島形狀和臺灣很像，臺灣島若是先賢耆宿常說的「臥蠶」，那麼溫哥華島就是翻了一個身的臥蠶。兩島面積也非常接近，幾乎相等，甚至地形也大致雷同，中央是大山，河流短而急促，近海有盆地縱谷和港灣。我想我多年來對溫哥華島所懷抱的一份奇異的感情，莫非正是為了這個原因，但其實也不必如此，何況那裡更有一絲細微而強大的召喚，大海和森林的聲音；彷彿是神祕，又無比真實。

過了中午不久，我終於看到一艘船從海峽那邊緩緩駛來，心裡有些喜悅。我張望它靠近碼頭，旅客紛紛駕車從底艙出來。又過了一盞茶光景，我們車隊前的柵門也升起來了，車子連續發動，慢慢開過潮溼的浮橋，進入相反方向的底艙，熄火鎖門。我又爬到高處甲板上，覺得風大，乃又回頭走進餐廳，買了一杯啤酒坐在玻璃

窗下，點一支菸，漠然看海。這時發覺渡輪正在移動，汽笛聲響，海鷗在水面亂飛，穿制服的港務員嚴肅地看著我們離開了安磯渡。

二

船行到海峽當中，我把啤酒一飲而盡，又走到甲板上眺望。現在知道不但天上風大，海水也是出奇地洶湧。璜·德·福卡海峽一頭接普濟灣，出口卻是太平洋，所以這條航線特別顛簸，已經不完全是內海的情調了，何況我們的船並不大，噸位還不如內海一般緊湊而忙碌的渡輪。我知道這是一種全新的體念，和第一次去溫哥華島的經驗不同。我因此乃又產生了喜悅和滿足的感覺。我知道，在北美洲一個不太知名的海角，在天之涯，我正為了響應一聲召喚，神祕不可知的呼喊，彷彿是波浪拍打的，或是森林交擊的一種聲音，深入我的心坎，引帶著我冒著陰鬱的層雲和春寒，彷彿又是沒有目標的，尋覓著，計量著人間有限卻又無限的旅程。

我在維多利亞港口上岸，經過市中心——這是一個種滿花卉的好看的小城市。那時陽光竟照亮了溫哥華島上這出名的港都。我早聽說維多利亞常年麗日，果然是真的。街道當中和人行小路邊都種滿了花，含苞待放；大部分是玫瑰，還有些天竺葵，而後者有些竟也開了。市民很閒適地坐在長椅上，衣著整齊，帶著戰前英國人的自尊風度；他們在讀報，或是交談，或是安詳地看鴿子啄食。我匆匆轉了一個大圈子出城，沿海岸公路繼續北上，黃昏前到達那奈摩，又是一個水邊的小城。我投宿在那奈摩，夕陽華麗。我把房門鎖好，走到海灘上，乃又想起了一首英詩，在心裡默誦華滋華斯的「黃昏在卡列海灘」：

這是一個美好的黃昏，寧謐無滯；

聖潔的時光安詳如女尼
肅穆而虔誠。豪華的太陽
正在平靜中緩緩沉落；
昊天的溫柔覆壓在海面上：
聽，那偉壯的生命是醒了，
並且以它永恆的運作盪開
一陣聲響如雷——悠遠不絕……
……

這本來是一首十四行詩，但我只能記憶到第八行，其餘都零碎難誦，雖然我知道它的大意，也記得所有的韻腳結構。那奈摩正對加拿大本土，海船來往，但好像都是遊艇和捕魚的舟楫。夕陽逐漸隱退，天地間確實充溢著一種濃厚的溫暖和柔情。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但我心情平靜，彷彿來過，確實經驗過，也許因為華滋華斯的十四行。

三

清晨帶著露水和海風混雜的涼意。我在陽台上坐了許久，慢慢體會那涼意。不完全是春寒，似乎還是冬天的冷冽。陽台外是廣大和平的海水，籠罩在一層灰白的晨霧下，但我彷彿也可以聽見小小的波浪在滾動，輕輕地，竊竊私語著，講小魚和蝦的閒話，大魚的故事，海鳥和船桅的傳奇。

我坐在陽台上，久久。忽然真實地感覺到從前曾經來過，坐在同一個位置，張望同樣的海水，思索同樣沒有結果的問題。或許未曾來過，那便是在另外一個海邊，另一個天涯，另一個海角，單獨的，也許是人群中的寂寞，坐在彷彿類似的陽台上一張椅子裡，沉沒在莫須有的抑鬱中。或許也不是，這只是我自己的設想，假定別人也經驗過這種完全相同的抑鬱和寂寞，在另一個天涯，另一個海角，而這一切都是可以互相傾訴的。

晨霧漸開，忽然幾道金陽直射而下，海面一片閃光。先是粼粼激盪，升沉不定；瞬間化為無垠的輝煌。

我想再度走到碼頭上，像昨天的黃昏，去看看醒轉的船屋和浮橋。我坐在陽台上這樣想，然而並沒有動，只換了一個姿勢，讓朝日滿滿地完全地照在身上，感覺那溫暖。右邊沙灘上已經有人在走路了，海鷗跟著他飛，倏然提高，逸向海面，不久又三三兩兩回來，在我面前比翼頡頏。這是拿奈摩港外的清晨。

從拿奈摩向北走一小段路，可以左轉過山去溫哥華島的西岸。這是一條次要公路，顯然是很安靜的。我將行囊擲在右座，繼續前行。公路離開海邊不久，就開始上山了，溫哥華島的地形可以想見。車子在安靜得近乎荒涼的山區裡疾駛，越走越高，兩邊的林相慢慢改變，間雜的闊葉樹終於完全被針葉林所取代，空氣更涼，饒有高山寒意。我轉過一個森林中的湖泊，煙雲迷濛，一片死寂；再升高時，發覺公路兩邊都積著清潔的白雪，大概是昨晚才下的。不久，忽然看到細小的雪片迎著擋風玻璃飛來，我將速度減低，雪片越來越大，能見極差。我猜想這一帶可能是溫哥華島橫貫公路的巔峰。雪太大，我的速度不得不繼續降低，幸虧新雪到地上就融化了，路並不滑。但我自忖，這樣低速前進也還是危險，乃將車子挪到路邊停下，因為我相信這雪不會下太久。我熄了引擎，注意看四周，原來我正好停在一棵巨大的松樹下，前後白茫茫一片，而松樹外竟是懸崖，谷底的森林大多遮在雪後。我索性點上一支菸，盡量教自己悠閒下來，埋在煙氣中休息。這時我想：誰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，誰也找不到我了。我在溫哥華島中央山脈的一個小角落，在初春的雪花中，完全自由，完全獨立。

半個鐘頭以後，雪漸漸小了，天色廓清。在神聖的寂靜中，我搖下窗戶外望，覺得天地純粹的寧謐裡帶著激越的啟示，好像將有什麼偉大的真理，關於時間，關於生命，正透過小寒的山林，即將對我宣示。一種宿命的接近，注定在空曠和遼闊的雲霧中展開。我不自禁開門走出來，站在松蔭的懸崖上，張臂去承受這福祉，天地沉默的福祉，靜的奧義。山嶺逐次向我顯現；雪完全停了，浮雲詭譎地飄著，迅速無聲，在我眼前紛紜地舒卷。許多古典詩詞的形象和節奏，中國以及外國的藝術和哲學體驗，不斷湧向我心頭，如山色谷風，又如樹梢跌落的積雪，提醒我須準確誠實地索引讚頌。然而我還是決定，這一刻的體驗悉歸我自己，我必須於沉默中向

靈魂深處探索，必須拒斥任何古典外力的干擾，在這最真實震撼孤獨的一刻，誰也找不到我。

我把車子從松蔭下轉回公路，慢慢滑行。車輪輾過那薄薄的積雪，隨地化為水漬。我覺悟這到底是春天的開端，有一種溫暖的力在幫助我。山中的針葉森林皚皚挺拔，在我兩側注目；天色越來越明朗，後來幾乎變成透明的藍。幾分鐘以後，車子就開始走下坡了。我證實剛才的猜測沒有錯，我曾經在溫哥華島的中央山脈巔峰遭遇一場短暫的大雪，停駐松下懸崖的角落。這時下坡的公路潔淨乾燥，我加速向阿爾柏尼港駛去。

當晚我住在阿爾柏尼港靠小河的一個旅棧裡。那是四年以前的春天，在阿爾柏尼港陌生的旅棧裡，我坐在窗前看陌生的街道，簡單的市招，飲酒，愉快地想著，我終於來了，來到一個我想像中非常重要的，充滿生命的啟迪和教誨的地方，完全陌生，卻又熟悉。彷彿曾經來過，確實來過了，不只是夢魂，是血肉的軀體，以另外一種姿態先我降臨這港口，復又召喚著我，要我通過海峽的陰雲和夕照，如此光明華麗，通過一首十四行詩，去擁抱高山大雪中的寂靜，以及那寂靜所宣示的時間的祕密。那是四年以前的春天，我第二次去溫哥華島，彷彿是沒有目的的流浪之旅，其實那是我永遠肯定的一莊嚴的搜索。

一九八一年九月

選自《搜索者》，洪範（一九八二）

水滸傳林冲夜奔節選（第七回～第十回）

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

從明日為始，這二三十個破落戶佩服智深，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，看他演武使拳。……眾潑皮道：「這幾日見師父演力，不曾見師父使器械，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。」智深道：「說的是。」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，頭尾長五尺，重六十二斤。眾人看了，盡皆吃驚，都道：「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，怎使得動？」智深接過來，颯颯的便動，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。眾人看了，一齊喝采。智深正使得活泛，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，喝采道：「端的使得好。」智深聽得，收住了手，看時，只見牆缺邊立著一個官人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，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鬚環。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，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。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(黑)靴，手中執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。

那官人生的豹頭，環眼，燕頤，虎鬚，八尺長短身材，三十四五年紀。口裡道：「這個師父，端的非凡，使的好器械！」眾潑皮道：「這位教師喝采，必然是好。」智深問道：「那軍官是誰？」眾人道：「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，名喚林冲。」智深道：「何不就請來廝教。」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，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，一同坐地。林教頭便問道：「師兄何處人氏？法諱喚做甚麼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。只為殺的人多，情願為僧，年幼時也曾到東京，認得令尊林提轄。」林冲大喜，就當

結義智深為兄。智深道：「教頭今日緣何到此？」林冲答道：「恰才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裡還香願。林冲聽得使棒，看得入眼，著女使 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裡燒香，林冲就只此間相等，不想得遇師兄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初到這裡，正沒相識，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；如今又得教頭不棄，結為弟兄，十分好了。」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。恰才飲得三杯，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，紅了臉，在牆缺邊叫道：「官人休要坐地！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。」林冲連忙問道：「在哪裡？」錦兒道：「正在五嶽樓下來，撞見個奸詐不及的，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。」林冲慌忙道：「卻再來望師兄，休怪，休怪。」

林冲別了智深，急跳過牆缺，和錦兒逕奔嶽廟裡來，搶到五嶽樓看時，見了數個人，擎著彈弓、吹筒、粘竿，都立在欄干邊；胡梯(扶梯、樓梯)上一個年小的後生，獨自背立著，把林冲的娘子攔著道：「你且上樓去，和你說話。」林冲娘子紅了臉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？」林冲趕到跟前，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，喝道：「調戲良人妻子，當得何罪？」恰待下拳打時，認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 高衙內。原來高俅(即高太尉)新發跡，不曾有親兒，無人幫助，因此過房(自己無子而以兄弟、親戚或他人之子為後嗣)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。本是叔伯弟兄，卻與他做乾兒子。因此，高太尉愛惜他。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，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。京師人懼怕他權勢，誰敢與他爭口，叫他做『花花太歲』。

當時林冲扳將過來，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，先自手軟了。高衙內說道：「林冲，干你甚事！你來多管！」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；若還曉得時，也沒這場事。見林冲不動手，他發這話。眾多閒漢見鬧，一齊攏來勸道：「教頭休怪，衙內不認得，多有衝撞。」林冲怒氣未消，一雙眼睜著瞅那高衙內。眾閒漢勸了林冲，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。林冲將引妻小並使女錦兒，也轉出廊下來。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，引著那二三十個破落戶，大踏步搶入廟來。林冲見了，叫道：「師兄哪裡去？」智深道：「我來幫你廝打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，不認得荆婦，一時間無禮。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，太尉面上須不好看。自古道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』林冲不合吃著他的請受，權且讓他這一次。」智深道：「你卻怕他本官太尉，洒家怕他甚鳥？俺若撞見那撮鳥時，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。」林冲見智深醉了，便道：「師兄說的是。林冲一時被眾人勸了，權且饒他。」智深道：「但有事時，便來喚洒家與你去。」眾潑皮見智深醉了，扶著道：「師父，俺們且去，明日再得相會。」智深提著禪杖道：「阿嫂休怪，莫要笑話。阿哥，明日再會。」智深相別，自和潑皮去了。林冲領了娘子並錦兒，取路回家，心中只是鬱鬱不樂。

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，自見了林冲娘子，又被他衝散了，心中好生著迷，怏怏不樂，回到府中納悶。過了三兩日，眾多閒漢都來伺候，見衙內心焦，沒撩沒亂，眾人散了。數內有一個幫閒的，喚作乾鳥頭富安，理會得高衙內意思，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。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，那富安走近前去道：「衙內近日面色清減，心中少樂，必然有件不悅之事。」高衙內道：「你如何省得？」富安道：「小子一猜便著。」衙內道：「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。」富安道：「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，這猜如何？」衙內笑道：「你猜的是，只沒個道理得他。」富安道：「有何難哉？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，不敢欺他：這個無傷。他見在帳下聽使喚，大請大受，怎敢惡了太尉？輕則便刺配了他，重則害了他性命。小閒尋思有一計，使衙內能夠得他。」高衙內聽得，便道：「自見了

許多好女娘，不知怎的只愛他，心中著迷，鬱鬱不樂。你有甚見識，能勾他時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」富安道：「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 陸謙，他和林沖最好，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，擺下些酒食，卻叫陸謙去請林沖出來吃酒，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裡吃酒。小閒便去他家，對林沖娘子說道：『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，一時重氣，悶倒在樓上，叫娘子快去看哩！』賺得他來到樓上。婦人家水性，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，再著些甜話兒調和他，不由他不肯。小閒這一計如何？」高衙內喝采道：「好計！就今晚著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。」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。次日，商量的計策，陸虞候一時聽允，也沒奈何；只要小衙內歡喜，卻顧不得朋友交情。

且說林沖連日悶悶不已，懶上街去。巳牌時，聽得門首有人叫道：「教頭在家麼？」林沖出來看時，卻是陸虞候，慌忙道：「陸兄何來？」陸謙道：「特來探望兄，何故連日街前不見？」林沖道：「心裡悶，不曾出去。」陸謙道：「我同兄長去吃三杯解悶。」林沖道：「少坐拜茶。」兩個吃了茶起身。陸虞候道：「阿嫂，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杯。」林沖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：「大哥，少飲早歸。」林沖與陸謙出得門來，街上閒走了一回。陸虞候道：「兄長，我們休家去，只就樊樓內吃兩杯。」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，佔個閣兒，喚酒保分付，叫取兩瓶上色好酒，希奇果子按酒。兩個敘說閒話，林沖歎了一口氣，陸虞候道：「兄長何故歎氣？」林沖道：「賢弟不知——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這般腌臢 的氣！」陸虞候道：「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，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？太尉又看承得好，卻受誰的氣？」林沖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。陸虞候道：「衙內必不認得嫂子。兄長休氣，只顧飲酒。」林沖吃了八九杯酒，因要小遣，起身道：「我去淨手了來。」林沖下得樓來，出酒店門，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，回身轉出巷口，只見女使錦兒叫道：「官人尋得我苦，卻在這裡！」林沖慌忙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錦兒道：「官人和陸虞候出來，沒半個時辰，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裡，對娘子說道：『我是陸虞候家鄰舍。你家教頭和陸謙吃酒，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，便撞倒了，叫娘子且快來看視。』娘子聽得，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，和我跟那漢子去，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。上至樓上，只見桌子上擺著些酒食，不見官人。恰待下樓，只見前日在嶽廟裡囉唆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：『娘子少坐，你丈夫來也。』錦兒慌慌下得樓時，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；因此我一地裡尋官人，不見，正撞著賣藥的張先生道：『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。』因此特奔到這裡。官人快去。」

林沖見說，吃了一驚，也不顧女使錦兒，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，搶到胡梯上，卻關著樓門，只聽得娘子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？」又聽得高衙內道：「娘子，可憐見救俺。便是鐵石人，也告的回轉。」林沖立在胡梯上叫道：「大嫂開門。」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，只顧來開門。高衙內吃了一驚，挖開了樓窗，跳牆走了。林沖上得樓上，尋不見高衙內，問娘子道：「不曾被這廝玷污了？」娘子道：「不曾。」林沖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。將娘子下樓，出得門外看時，鄰舍兩邊都閉了門。女使錦兒接著，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。林沖掣了一把解腕尖刀，逕奔到樊樓前，去尋陸虞候，也不見了。卻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，不見回家，林沖自歸。娘子勸道：「我又不曾被騙了，你休得胡做。」林沖道：「叵耐 這陸謙畜生！我和你如兄若弟，你也來騙我！只怕不撞見高衙內，也照管著他頭面。」娘子苦勸，哪裡肯放他出門。

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，亦不敢回家。林沖一連等了三日，並不見面。府前人見林沖面色不好，誰敢問他。

第四日飯時候，魯智深逕尋到林沖家相探，問道：「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？」林沖答道：「小弟少冗，不曾探得師兄。既蒙到我寒家，本當草酌三杯，爭奈一時不能周備。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間玩一遭，市沽兩盞如何？」智深道：「最好。」兩個同上街來，吃了一日酒，又約明日相會。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吃酒，把這件事都放慢了。

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，跳牆脫走，不敢對太尉說知，因此在府中臥病，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裡望衙內，見他容顏不好，精神憔悴，陸謙道：「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？」衙內道：「實不瞞你們說：我為林沖老婆，兩次不能夠得他，又吃他那一驚，這病越添得重了。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。」二人道：「衙內且寬心，只在小人兩個身上，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，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。」正說間，府裡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。只見：不癢不痛，渾身上或寒或熱；沒撩沒亂，滿腹中又飽又饑。白晝忘殮，黃昏廢寢。對爺娘怎訴心中恨，見相識難遮臉上羞。

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，兩個商量道：「只除恁的。」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，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：「若要衙內病好，只除教太尉得知，害了林沖性命，方能夠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便得好。若不如此，已定送了衙內性命。」老都管道：「這個容易。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。」兩個道：「我們已有了計，只等你回話。」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：「衙內不害別的證，卻害林沖的老婆。」高俅道：「幾時見了他的渾家？」都管稟道：「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獄廟裡見來，今經一月有餘。」又把陸虞候設的計，備細說了。高俅道：「如此——因為他渾家，怎地害他？——我尋思起來，若為惜林沖一個人時，須送了我孩兒性命。卻怎生是好？」都管道：「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。」高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教喚二人來商議。」老都管隨即喚陸謙、富安入到堂裡，唱了喏。高俅問道：「我這小衙內的事，你兩個有甚計較？救得我孩兒好了時，我自抬舉你二人。」陸虞候向前稟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只除如此如此使得。」高俅見說了，喝采道：「好計！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。」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沖每日和智深吃酒，把這件事不記心了。那一日，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，見一條大漢，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，穿一領舊戰袍，手裡拿著一口寶刀，插著個草標兒，立在街上，口裡自言自語說道：「不遇識者，屈沉了我這口寶刀。」林沖也不理會，只顧和智深說著話走。那漢又跟在背後道：「好口寶刀，可惜不遇識者！」林沖只顧和智深走著，說得入港。那漢又在背後說道：「偌大一個東京，沒一個識得軍器的。」林沖聽得說，回過頭來，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，明晃晃的奪人眼目。林沖合當有事，猛可地道：「將來看。」那漢遞將過來，林沖接在手內，同智深看了。

當時林沖看了，吃了一驚，失口道：「好刀！你要賣幾錢？」那漢道：「索價三千貫，實價二千貫。」林沖道：「值是值二千貫，只沒個識主。你若一千貫肯時，我買你的。」那漢道：「我急要些錢使，你若端的要時，饒你五百貫，實要一千五百貫。」林沖道：「只是一千貫，我便買了。」那漢歎口氣道：「金子做生鐵賣了！罷，罷，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。」林沖道：「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。」回身卻與智深道：「師兄，且在茶房裡少待，小弟便來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且回去，明日再相見。」林沖別了智深，自引了賣刀的那漢，到家去取錢與他，就問那漢道：「你這口刀哪裡得來？」那漢道：

「小人祖上留下。因為家道消乏，沒奈何，將出來賣了。」林冲道：「你祖上是誰？」那漢道：「若說時，辱沒殺人！」林冲再也不問。那漢得了銀兩，自去了。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，喝采道：「端的好把刀！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，胡亂不肯教人看。我幾番借看，也不肯將出來。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，慢慢和他比試。」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，夜間掛在壁上。未等天明，又去看那刀。

次日巳牌時分，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 叫道：「林教頭，太尉鈞旨道：你買一口好刀，就叫你將去比看，太尉在府裡專等。」林冲聽得說道：「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。」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，拏了那口刀，隨這兩個承局來。林冲道：「我在府中不認得你。」兩個人說道：「小人新近參隨。」卻早來到府前，進得到廳前。林冲立住了腳，兩個又道：「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。」轉入屏風至後堂，又不見太尉。林冲又住了腳，兩個又道：「太尉直在裡面等你，叫引教頭進來。」又過了兩三重門，到一個去處，一周遭都是綠欄杆。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，說道：「教頭，你只在此少待，等我入去稟太尉。」林冲拏著刀，立在簷前，兩個人自入去了，一盞茶時，不見出來。林冲心疑，探頭入簷看時，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，寫道：「白虎節堂」。林冲猛省道：「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，如何敢無故輒入？」急待回身，只聽得靴履響腳步鳴，一個人從外面入來。林冲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本管高太尉。林冲見了，執刀向前聲喏。太尉喝道：「林冲，你又無呼喚，安敢輒入白虎節堂？你知法度否？你手裡拿著刀，莫非來刺殺下官？有人對我說，你兩三日前，拿刀在府前伺候，必有歹心。」林冲躬身稟道：「恩相，恰才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，將刀來比看。」太尉喝道：「承局在哪裡？」林冲道：「他兩個已投堂裡去了。」太尉道：「胡說！甚麼承局，敢進我府堂裡去！左右與我拿下這廝！」說猶未了，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，把林冲橫推倒拽，恰似皂雕追紫燕，渾如猛虎啖羊羔。高太尉大怒道：「你既是禁軍教頭，法度也還不知道。因何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欲殺本官？」叫左右把林冲推下，不知性命如何。

不因此等，有分教，大鬧中原，縱橫海內。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，漁父舟中插認旗。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

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，拿下林冲要斬，林冲大叫冤屈。太尉道：「你來節堂有何事務？見今手裏拿著利刃，如何不是來殺下官？」林冲告道：「太尉不喚，如何敢，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，故賺林冲到此。」太尉喝道：「胡說！我府中哪有承局？這廝不服斷遣。」喝叫左右：「解去開封府，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，明白處決。就把寶刀封了去。」左右領了鈞旨，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，恰好府尹坐衙未退。但見：

緋羅繳壁，紫綬卓圍。當頭額掛朱紅，四下簾垂斑竹。官僚守正，戒石上刻御制四行；令史謹嚴，漆牌中書低聲二字。提轄官能掌機密，客帳司專管牌單。吏兵沉重，節級嚴威。執籐條祇候立階前，持大杖離班分左右。戶婚詞訟，斷時有似玉衡明；門毆是非，判處恰如金鏡照。雖然一郡宰臣官，果是四方民父母。直使囚從冰上立，儘教人向鏡中行，說不盡許多威儀，似塑就一堂神道。

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，跪在階下，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，將上太尉封

的那把刀，放在林冲面前。府尹道：「林冲，你是個禁軍教頭，如何不知法度，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？這是該死的罪犯。」林冲告道：「恩相明鏡，念林冲負屈銜冤。小人雖是粗鹵的軍漢，頗識些法度，如何敢擅入節堂？為是前月二十八日，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，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，把妻子調戲，被小人喝散了。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吃酒，卻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，亦被小人趕去，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。兩次雖不成奸，皆有人證。次日，林冲自買這口刀，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，叫將刀來府裏比看。因此，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。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，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，設計陷害林冲。望恩相做主。」府尹聽了林冲口詞，且叫與了回文，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，推入牢裏監下。

林冲家裏自來送飯，一面使錢。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，使用財帛。正值有個當案孔目，姓孫，名定，為人最鯁直，十分好善，只要周全人，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。他明知道這件事，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，稟道：「此事果是屈了林冲，只可周全他。」府尹道：「他做下這般罪！高太尉批『仰定罪』，定要問他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殺害本官，怎周全得他？」孫定道：「這南衙開封府，不是朝廷的，是高太尉家的。」府尹道：「胡說！」孫定道：「誰不知高太尉當權，倚勢豪強，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。但有人小小觸犯，便發來開封府，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，卻不是他家官府。」府尹道：「據你說時，林冲事怎的方便他，施行斷遣？」孫定道：「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，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。如今著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，誤入節堂；脊杖二十，刺配遠惡軍州。」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，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。高俅情知理短，又礙府尹，只得准了。就此日府尹回來升廳叫林冲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，量地方遠近，該配滄州牢城。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，貼上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。

兩個人是董超、薛霸。二人領了公文，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，只見眾鄰舍並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著，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。林冲道：「多得孫孔目維持，這棒不毒，因此走動得。」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案酒果子，管待兩個公人。酒至數杯，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，贖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。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：「泰山在上，年災月厄，撞了高衙內，吃了一場屈官司。今日有句話說，上稟泰山：自蒙泰山錯愛，將令愛嫁事小人，已至三載，不曾有半些兒差池。雖不曾生半個兒女，未曾面紅耳赤，半點相爭。今小人遭這場橫事，配去滄州，生死存亡未保。娘子在家，小人心去不穩，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。況兼青春年少，休為林冲誤了前程。卻是林冲自行主張，非他人逼迫；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，明白立紙休書，任從改嫁，並無爭執。如此林冲去的心穩，免得高衙內陷害。」張教頭道：「賢婿，甚麼言語！你是天年不齊，遭了橫事，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。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，早晚天可憐見，放你回來時，依舊夫妻完聚。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，便取了我女家去，並錦兒，不揀怎的；三年五載，養贍得他。又不叫他出入，高衙內便要見，也不能夠。休要憂心，都在老漢身上。你在滄州牢城，我自頻頻寄書並衣服與你。休得要胡思亂想，只顧放心去。」林冲道：「感謝泰山厚意。只是林冲放心不下，枉自兩相耽誤。泰山可憐見林冲，依允小人，便死也瞑目。」張教頭哪裏肯應承。眾鄰舍亦說行不得。林冲道：「若不依允小人之時，林冲便掙扎得回來，誓不與娘子相聚。」張教頭道：「既然恁地時，

權且由你寫下，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。」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，買了一張紙來。那人寫，林沖說道是：

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，為因身犯重罪，斷配滄州，去後存亡不保。有妻張氏年少，情願立此休書，任從改嫁，永無爭執。委是自行情願，即非相逼。恐後無憑，立此文約為照。年月日。

林沖當下看人寫了，借過筆來，去年月下押個花字，打個手模。

正在閣裏寫了，欲付與泰山收時，只見林沖的娘子，號天哭地叫將來。女使錦兒抱著一包衣服，一路尋到酒店裏。林沖見了，起身接著道：「娘子，小人有句話說，已稟過泰山了。為是林沖年災月厄，遭這場屈事，今去滄州，生死不保，誠恐誤了娘子青春。今已寫下幾字在此，萬望娘子休等小人，有好頭腦，自行招嫁，莫為林沖誤了賢妻。」那娘子聽罷，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丈夫，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，如何把我休了！」林沖道：「娘子，我是好意，恐怕日後兩下相誤，賺了你。」張教頭便道：「我兒放心，雖是女婿恁的主張，我終不成下得，將你來再嫁人！這事且由他放心去。他便不來時，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，只教你守志便了。」那婦人聽得說，心中哽咽，又見了這封書，一時哭倒聲絕在地，未知五臟如何，先見四肢不動，但見：

荊山玉損，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；寶鑒花殘，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。花容倒臥，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；檀口無言，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。小園昨夜東風惡，吹折江梅就地橫。

林沖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，半晌方才甦醒，兀自哭不住。林沖把休書與教頭收了；眾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沖娘子，攙扶回去。張教頭囑付林沖道：「你顧前程去掙扎，回來廝見。你的老小，我明日便取回去，養在家裏，待你回來完聚。你但放心去，不要掛念，如有便人，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。」林沖起身謝了，拜辭泰山並眾鄰舍，背了包裹，隨著公人去了。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沖帶來使臣房裏，寄了監，董超、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。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，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：「董端公，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。」董超道：「是誰？」酒保道：「小人不認的，只叫請端公便來。」原來宋時的公人，都稱呼「端公」。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，見坐著一個人，頭戴頂萬字頭巾，身穿領皂紗背子，下面皂靴淨襪。見了董超，慌忙作揖道：「端公請坐。」董超道：「小人自來小曾拜識尊顏，不知呼喚有何使令？」那人道：「請坐，少間便知。」董超坐在對席，酒保一面鋪下酒盞，菜蔬、果品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。那人問道：「薛端公在何處住？」董超道：「只在前邊巷內。」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腳，「與我去請將來。」酒保去了一盞茶時，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。董超道：「這位官人請俺說話。」薛霸道：「不敢動問大人高姓？」那人又道：「少刻便知，且請飲酒。」三人坐定，一面酒保篩酒。酒至數杯，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二位端公各收五兩，有些小事煩及。」二人道：「小人素不認得尊官，何故與我金子？」那人道：「二位莫不投滄州去？」董超道：「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，監押林沖直到那裏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相煩二位。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。」董超、薛霸喏喏連聲，說道：「小人何等樣人，敢共對席。」陸謙道：「你二位也知林沖和太尉是對頭。今奉著太尉鈞旨，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。望你兩個領諾。不必遠去，

只就前面僻靜去處，把林冲結果了，就彼處討紙回狀，回來便了。若開封府但有話說，太尉自行分付，並不妨事。」董超道：「卻怕使不得。開封府公文，只叫解活的去，卻不曾教結果了他。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，如何做得這緣故？倘有些兜搭，恐不方便。」薛霸道：「老董，你聽我說：高太尉便叫你我死，也只得依他。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。你不要多說，和你分了罷，落得做人情，日後也有照顧俺處。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，不揀怎的，與他結果了罷。」當下薛霸收了金子，說道：「官人放心，多是五站路，少便兩程，便有分曉。」陸謙大喜道：「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！明日到地了時，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，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。專等好音，切不可相誤。」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，都臉上刺字；怕人恨怪，只喚做打金印。三個人又吃了一會酒，陸虞候算了酒錢，三人出酒肆來，各自分手。

只說董超、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，送回家中，取了行李包裹，拿了水火棍，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，監押上路。當日得出城來，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。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，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，不要房錢。當下董薛二人帶林冲到店裏，歇了一夜。第二日天明，起來打火，吃了飲食，投滄州路上來。時遇六月天氣，炎暑正熱，林冲初吃棒時，倒也無事。次後三兩日間，天道盛熱，棒瘡卻發，又是個新吃棒的人，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。薛霸道：「好不曉事，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，你這般樣走，幾時得到？」林冲道：「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，前日方才吃棒瘡舉發。這般炎熱，上下只得擔待一步。」董超道：「你自慢慢的走，休聽咕咕。」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裏埋怨叫苦，說道：「卻是老爺們晦氣，撞著你這個魔頭。」看看天色又晚，但見：

火輪低墜，玉鏡將懸。遙觀野委爨炊俱生，近睹柴門半掩。僧投古寺，雲林時見鴉歸；漁傍陰涯，風樹猶聞蟬噪。急急牛羊來熱阪，勞勞驢馬息蒸途。

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，到得房內，兩個公人放了棍棒，解下包裹。林冲也把包來解了，不等公人開口，去包裹取些碎銀兩，央店小二買些酒肉，糴些米來，安排盤饌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。董超、薛霸又添酒來，把林冲灌的醉了，和枷倒在一邊。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，提將來，傾在腳盆內，叫道：「林教頭，你也洗了腳好睡。」林冲掙得起來，被枷礙了，曲身不得。薛霸便道：「我替你洗。」林冲忙道：「使不得。」薛霸道：「出路人哪裏計較的許多。」林冲不知是計，只顧伸下腳來，被薛霸只一按，按在滾湯裏。林冲叫一聲：「哎也！」急縮得起時，泡得腳面紅腫了。林冲道：「不消生受。」薛霸道：「只見罪人伏侍公人，哪曾有公人伏侍罪人。好意叫他洗腳，顛倒嫌冷嫌熱，卻不是好心不得好報！」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，林冲哪裏敢回話，自去倒在一邊。他兩個潑了這水，自換些水，去外邊洗了腳收拾。睡到四更，同店人都未起，薛霸起來燒了麵湯，安排打火做飯吃。林冲起來暈了，吃不得，又走不動。薛霸拿了水火棍，催促動身。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，耳朵並索兒卻是麻編的，叫林冲穿。林冲看時，腳上滿面都是燎漿泡，只得尋覓舊草鞋穿，哪裏去討。沒奈何，只得把新草鞋穿上。叫店小二算過酒錢，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，卻是五更天氣。林冲走不到三二里，腳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，鮮血淋漓，正走不動，聲喚不止。薛霸罵道：「走便快走，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。」林冲道：「上下方便，小人豈敢怠慢，俄延程途，其實是腳疼走不動。」董超道：「我扶著你走便了。」攙著林冲，只得又挨了四

五里路。看看正走不動了，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，一座猛惡林子，但見：

枯蔓層層如雨腳，喬枝鬱鬱似雲頭。不知天日何年照，惟有冤魂不斷愁。

這座林子有名喚做「野豬林」，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。宋時這座林子內，但有些冤讎的，使用些錢與公人，帶到這裏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。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。董超道：「走了一五更，走不得十里路程，似此，滄州怎的得到？」薛霸道：「我也走不得了，且就林子裏歇一歇。」三個人奔到裏面，解下行李包裹，都搬在樹根頭。林冲叫聲：「阿也！」靠著一株大樹便倒了。只見董超、薛霸道：「行一步，等一步，倒走得我睏倦起來，且睡一睡卻行。」放下水火棍，便倒在樹邊，略略閉得眼，從地下叫將起來。林冲道：「上下做甚麼？」董超、薛霸道：「俺兩個正要睡一睡，這裏又無關鎖，只怕你走了，我們放心不下，以此睡不穩。」林冲答道：「小人是個好漢，官司既已吃了，一世也不走。」薛霸道：「哪裏信得你說？要我們心穩，須得縛一縛。」林冲道：「上下要縛便縛，小人敢道怎的？」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，把林冲連手帶腳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。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，轉過身來，拿起水火棍，看著林冲說道：「不是俺要結果你，自是前日來時，有那陸虞候傳著高太尉鈞旨：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，立等金印回去回話。便多走的幾日，也是死數，只今日就這裏……倒做成我兩個回去快些。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，只是上司差遣，不由自己。你須精細著：明年今日是你週年。我等已限定日期，亦要早回話。」林冲見說，淚如雨下，便道：「上下，我與你二位往日無仇，近日無冤，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，生死不忘。」董超道：「說甚麼？門前救你不得。」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，望著林冲腦袋上劈將來，可憐豪傑束手就死。

正是「萬里黃泉無旅店，三魂今夜落誰家」。畢竟林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

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，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薛霸的棍抬舉起來，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，那條鐵禪杖飛將來，把這水火棍一隔，丟去九霄雲外。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，喝道：「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！」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，穿一領皂布直裰，跨一口戒刀，提起禪杖，輪起來打兩個公人。林冲方才閃開眼看時，認得是魯智深。林冲連忙叫道：「師兄不可下手，我有話說。」智深聽得，收住禪杖。兩個公人呆了半晌，動彈不得。林冲道：「非干他兩個事，儘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，要害我性命。他兩個怎不依他？你若打殺他兩個，也是冤屈。」魯智深扯出戒刀，把索子都割斷了，便扶起林冲，叫：「兄弟，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，洒家憂得你苦。自從你受官司，俺又無處去救你。打聽的你斷配滄州，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。卻聽得人說，監在使臣房內，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：『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。』以此洒家疑心，放你不下。恐這廝們路上害你，俺特地跟將來。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，洒家也在那裏歇。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，把滾湯賺了你腳。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，卻被客店裏人多，恐防救了。洒家見這廝們不

懷好心，越放你不下。你五更裏出門時，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，等殺這廝兩個撮鳥。他到來這裏害你，正好殺這廝兩個。」林冲勸道：「既然師兄救了我，你休害他兩個性命。」魯智深喝道：「你這兩個撮鳥！洒家不看兄弟面時，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！且看兄弟面皮，饒你兩個性命。」就那裏插了戒刀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撮鳥，快攬兄弟，都跟洒家來。」提了禪杖先走。兩個公人哪裏敢回話，只叫：「林教頭救俺兩個。」依前背上包裹，提了水火棍，扶著林冲。又替他拖了包裹，一同跟出林子來。行得三四里路程，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，四個人入來坐下。看那店時，但見：

前臨驛路，後接溪村。數株桃柳綠陰濃，幾處葵榴紅影亂。門外森森麻麥，窗前猗猗荷花。輕輕酒旆舞薰風，短短蘆簾遮酷日。壁邊瓦甕，白泠泠滿貯村醪；架上磁瓶，香噴噴新開社醞。白髮田翁親滌器，紅顏村女笑當壚。

當下深、冲、超、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，喚酒保買五七斤肉，打兩角酒來吃，回些面來打餅。酒保一面整治，把酒來篩。兩個公人道：「不敢拜問師父在哪個寺裏住持？」智深笑道：「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？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？別人怕他，俺不怕他。洒家若撞著那廝，教他吃三百禪杖。」兩個公人哪裏敢再開口。吃了些酒肉，收拾了行李，還了酒錢，出離了村店。林冲問道：「師兄，今投哪裏去？」魯智深道：「『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』。洒家放你不下，直送兄弟到滄州。」兩個公人聽了，暗暗地道：「苦也！卻是壞了我們的勾當，轉去時怎回話？且只得隨順他，一處行路。」有詩為證：

最恨奸謀欺白日，獨持義氣薄黃金。迢遙不畏千程路，辛苦惟存一片心。

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哪裏敢扭他？好便罵，不好便打。兩個公人不敢高聲，只怕和尚發作。行了兩程，討了一輛車子，林冲上車將息，三個跟著車子行著。兩個公人懷著鬼胎，各自要保性命，只得小心隨順著行。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，將息林冲，那兩個公人也吃。遇著客店，早歇晚行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，誰敢不依他？二人暗商量：「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必然奈何俺。」薛霸道：「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個僧人，喚做魯智深，想來必是他。回去實說，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，被這和尚救了，一路護送到滄州，因此下手不得。捨著還了他十兩金子，著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。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。」董超道：「也說的是。」兩個暗商量了不題。

話休絮繁。被智深監押不離，行了十七八日，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。一路去都有人家，再無僻淨處了。魯智深打聽得實了，就松林裏少歇。智深對林冲道：「兄弟，此去滄州不遠了。前路都有人家，別無僻淨去處，洒家已打聽實了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異日再得相見。」林冲道：「師兄回去，泰山處可說知。防護之恩，不死當以厚報。」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，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：「你兩個撮鳥，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，兄弟面上，饒你兩個鳥命。如今沒多路了，休生歹心。」兩個道：「再怎敢？皆是太尉差遣。」接了銀子，卻待分手，魯智深看著兩個公人道：「你兩個撮鳥的頭，硬似這松樹麼？」二人答道：「小人頭是父母皮肉，包著些骨頭。」智深輪起禪

杖，把松樹只一下，打的樹有二寸深痕，齊齊折了。喝一聲道：「你兩個撮鳥，但有歹心，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。」擺著手，拖了禪杖，叫聲：「兄弟保重。」自回去了。董超、薛霸都吐出舌頭來，半晌縮不入去。林冲道：「上下，俺們自去罷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好個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了一株樹。」林冲道：「這個直得甚麼？相國寺一株柳樹，連根也拔將出來。」二人只把頭來搖，方才得知是實。……

三人取路投滄州來，將及午牌時候，已到滄州城裏，雖是個小去處，亦有六街三市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，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，當下收了林冲，押了回文，一面帖下，判送牢城營內來。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，相辭了，回東京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，只見牌頭叫道：「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。」林冲聽得叫喚，來到廳前。管營道：「你是新到犯人，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：新入配軍，須吃一百殺威棒。左右與我馱起來。」林冲告道：「小人於路感冒風寒，未曾痊可，告寄打。」牌頭道：「這人現今有病，乞賜憐恕。」管營道：「果是這人症候在身，權且寄下，待病痊可卻打。」差撥道：「見今天王堂看守的，多時滿了，可教林冲去替換他。」就廳上押了帖文，差撥領了林冲，單身房裏取了行李，來天王堂交替。差撥道：「林教頭，我十分周全你。教看天王堂時，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，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。你看別的囚徒，從早起直做到晚，尚不饒他；還有一等無人情的，撥他在土牢裏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」林冲道：「謝得照顧。」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：「煩望哥哥一發周全，開了項上枷更好。」差撥接了銀子，便道：「都在我身上。」連忙去稟了管營，就將枷也開了。

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，安排宿食處。每日只是燒香掃地，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。那管營、差撥得了賄賂，日久情熟，由他自在，亦不來拘管他。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並人事與他。那滿營內囚徒，亦得林冲救濟。

話不絮煩。時遇冬深將近，忽一日，林冲已牌時分，偶出營前閒走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林教頭，如何卻在這裏？」林冲回頭過來看時，見了那人。

有分教，林冲火煙堆裏，爭些斷送餘生；風雪途中，幾被傷殘性命。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

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，忽然背後人叫，回頭看時，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。當初在東京時，多得林冲看顧。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，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，被捉住了，要送官司問罪。卻得林冲主張陪話，救了他，免送官司。又與他陪了些錢財，方得脫免。京中安不得身，又虧林冲賚發他盤纏，於路投奔人，不意今日卻在這裏撞見。林冲道：「小二哥，你如何地在這裏？」李小二便拜道：「自從得恩人救濟，賚發小人，一地裏投奔人不著。迤邐不想來到滄州，投托一個酒店裏姓王，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。因見小人勤謹，安排的好菜蔬，調和的好汁水，來吃的人都喝采，以此買賣順當。主人家有個女兒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。如今丈人、丈母都死了，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，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。因討錢過來，遇見恩人。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裏？」林冲指著臉上道：「我因惡了高太尉，生事陷害，受了一場官司，刺配到這裏。如今叫我管天

王堂，未知久後如何。不想今日到此遇見。」李小二就請林沖到家裏面坐定，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。兩口兒歡喜道：「我夫妻二人正沒個親眷，今日得恩人到來，便是從天降下。」林沖道：「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口。」李小二道：「誰不知恩人大名？休恁地說。但有衣服，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。」當時管待林沖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。次日又來相請，因此林沖得店小二家來往，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，與林沖吃。林沖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，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。

且把閒話休題，只說正話。迅速光陰，卻早冬來。林沖的綿衣裙襖，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，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，酒店裏坐下，隨後又一人閃入來。看時，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，後面這個走卒模樣，跟著也來坐下。李小二入來問道：「可要吃酒？」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：「且收放櫃上，取三四瓶好酒來。客到時，果品酒饌只顧將來，不必要問。」李小二道：「官人請甚客？」那人道：「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、差撥兩個來說話。問時，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，商議些事務，專等專等。」李小二應承了，來到牢城裏，先請了差撥；同到管營家中請了管營，都到酒店裏。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、差撥兩個講了禮。管營道：「素不相識，動問官人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有書在此，少刻便知。且取酒來。」李小二連忙開了酒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，把了盞，相讓坐了。小二獨自一個穿梭也似伏侍不暇。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，自行燙酒，約計吃過十數杯，再討了按酒，鋪放桌上。只見那人說道：「我自有伴當燙酒，不叫你休來。我等自要說話。」

李小二應了，自來門首叫老婆道：「大姐，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。」老婆道：「怎麼地不尷尬？」小二道：「這兩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。初時又不認得管營，向後我將按酒入去，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。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？我自在門前理會。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。」老婆道：「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。」李小二道：「你不省得。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，摸不著便要殺人放火。倘或叫的他來看了，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，他肯便罷？做出事來，須連累了我和你。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。」老婆道：「說的是。」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，出來說道：「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，正不聽得說甚麼。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，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，遞與管營和差撥，帕子裏面的，莫不是金銀。只見差撥口裏說道：『都在我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他性命。』」正說之時，閣子裏叫將湯來。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，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。小二換了湯，添些下飯，又吃了半個時辰，算還了酒錢，管營、差撥先去了。次後那兩個低著頭也去了。

轉背不多時，只見林沖走將入店裏來，說道：「小二哥，連日好買賣。」李小二慌忙道：「恩人請坐，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，有些要緊話說。」有詩為證：謀人動念震天門，悄語低言號六軍。豈獨隔牆原有耳，滿前神鬼盡知聞。

當下林沖問道：「甚麼要緊的事？」李小二請林沖到裏面坐下，說道：「卻才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，在我這裏請管營、差撥吃了半日酒。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個字來，小人心下疑惑。又著渾家聽了一個時辰，他卻交頭接耳，說話都不聽得。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：『都在我兩個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了他。』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、差撥。又吃一回酒，各自散了。不知甚麼樣人，小人心下疑，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。」

林冲道：「那人生得什麼模樣？」李小二道：「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沒甚髭鬚，約有三十餘歲。那跟的也不長大，紫棠色面皮。」林冲聽了大驚道：「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。那潑賤賊，敢來這裏害我！休要撞著我，只教骨肉為泥！」李小二道：「只要提防他便了。豈不聞古人言：『吃飯防噎，走路防跌？』」林冲大怒，離了李小二家。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，帶在身上。前街後巷，一地裏去尋。李小二夫妻兩個捏著兩把汗。當晚無事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洗漱罷，帶了刀，又去滄州城裏城外，小街夾巷，團團尋了一日。牢城營裏，都沒動靜。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：「今日又無事。」小二道：「恩人，只願如此。只是自放仔細便了。」林冲自回天王堂，過了一夜，街上尋了三五日，不見消耗，林冲也自心下慢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，說道：「你來這裏許多時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抬舉得你，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場，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，有些常例錢取覓。原尋一個老軍看管，如今我抬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，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。」林冲應道：「小人便去。」當時離了營中，逕到李小二家，對他夫妻兩個說道：「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，卻如何？」李小二道：「這個差使，又好似天王堂。那裏收草料時，有些常例錢鈔。往常不使錢時，不能夠這差使。」林冲道：「卻不害我，倒與我好差使，正不知何意？」李小二道：「恩人休要疑心，只要沒事更好了。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，過幾時挪工夫來望恩人。」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，請林冲吃了。

話不絮煩，兩個相別了。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，帶了尖刀，拿了條花槍，與差撥一同辭管營，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。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漸起，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。那雪早下得密了，但見：

凜凜嚴凝霧氣昏，空中祥瑞降紛紛。須臾四野難分路，頃刻千山不見痕。

銀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隱隱接崑崙。若還下到三更後，彷彿填平玉帝門。

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，又沒買酒吃處，早來到草料場外。看時，一周遭有些黃上牆，兩扇大門。推開看裏面時，七八間草屋做著倉廩，四下裏都是馬草堆，中間兩座草廳。到那廳裏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。差撥說道：「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」老軍拿了鑰匙，引著林冲分付道：「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。這幾堆草，一堆堆都有數目。」老軍都點見了堆數，又引林冲到草廳上，老軍收拾行李，臨了說道：「火盆、鍋子、碗碟都借與你。」林冲道：「天王堂內，我也有在那裏。你要，便拿了去。」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，說道：「你若買酒吃時，只出草場，投東大路去三二里，便有市井。」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。

只說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臥，就坐上生些焰火起來。屋邊有一堆柴炭，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。仰面看那草屋時，四下裏崩壞了，又被朔風吹撼，搖振得動。林冲道：「這屋如何過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。」向了一回火，覺得身上寒冷，尋思：「卻才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來吃？」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，把花槍挑了酒葫蘆，將火炭蓋了，取氈笠子戴上，拿了鑰匙出來，把草廳門拽上；出到大門首，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；帶了鑰匙，信步投東。雪地裏踏著碎瓊亂玉，迤邐背著北風而行。那雪正下得緊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見一所古廟，

林冲頂禮道：「神明庇佑，改日來燒紙錢。」又行了一回，望見一簇人家，林冲住腳看時，見籬笆中挑著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。林冲逕到店裏，主人問道：「客人哪裏來？」林冲道：「你認得這個葫蘆麼？」主人看了道：「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店主道：「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，且請少坐；天氣寒冷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。」店家切一盤熟牛肉，燙一壺熱酒，請林冲吃。又自買了些牛肉，又吃了數杯。就又買了一葫蘆酒，包了那兩塊牛肉，留下些碎銀子。把花槍挑著酒葫蘆，懷內揣了牛肉，叫聲相擾，便出籬笆門，仍舊迎著朔風回來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緊了。古時有個書生，做了一個詞，單題那貧苦的恨雪：

廣莫嚴風刮地，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擣綿，裁幾片大如拷棗。見林間竹屋茅茨，爭些兒被他壓倒。富室豪家，卻言道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紅爐，穿的是綿衣絮襖。手捻梅花，唱道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幽人，吟詠多詩草。

再說林冲踏著那瑞雪，迎著北風，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，入內看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天理昭然，佑護善人義士。因這場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。那兩間草廳，已被雪壓倒了。林冲尋思：「怎地好？」放下花槍、葫蘆在雪裏。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，搬開破壁子，探半身入去摸時，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。林冲把手床上摸時，只拽得一條絮被。林冲鑽將出來，見天色黑了，尋思：「又沒把火處，怎生安排？」想起：「離了這半里路上，有一古廟，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裏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卻做理會。」把被捲了，花槍挑著酒葫蘆，依舊把門拽上，鎖了，望那廟裏來。入得廟門，再把門掩上，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，掇將過來，靠了門。入得裏面看時，殿上塑著一尊金甲山神，兩邊一個判官，一個小鬼，側邊堆著一堆紙。團團看來，又沒鄰舍，又無廟主。林冲把槍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，將那條絮被放開；先取下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了，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，早有五分濕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；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。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吃，就將懷中牛肉下酒。正吃時，只聽得外面必必撲撲地爆響。林冲跳起身來，就壁縫裏看時，只見草料場裏火起，刮刮雜雜的燒著。但見：

雪欺火勢，草助火威。偏愁草上有風，更訝雪中送炭。赤龍斗躍，如何玉甲紛紛；粉蝶爭飛，遮莫火蓮焰焰。初疑炎帝縱神駒，此方芻牧；又猜南方逐朱雀，遍處營巢。誰知是白地裏起災殃，也須信暗室中開電目。看這火，能教烈士無明發；對這雪，應使奸邪心膽寒。

當時林冲便拿了花槍，卻待開門來救火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。林冲就伏門邊聽時，是三個人腳步響，直奔廟裏來。用手推門，卻被石頭靠住了，推也推不開。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。數內一個道：「這條計好麼？」一個應道：「端的虧管營、差撥兩位用心！回到京師，稟過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。」那人道：「林冲今番直吃我們對付了，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張教頭那廝，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：『你的女婿沒了。』張教頭越不肯應承。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。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，不想而今完備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小人直爬入牆裏去，四下草堆上，點了十來個火把，待走哪裏去？」那一個道：「這早晚燒個八分過

了。」又聽得一個道：「便逃得性命時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個死罪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們回城裏去罷。」一個道：「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，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，也道我們也會幹事。」

林冲聽得三個人時，一個是差撥，一個是陸虞候，一個是富安。自思道：「天可憐見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廳，我準定被這廝們燒死了。」輕輕把石頭掇開，挺著花槍，左手拽開廟門，大喝一聲：「潑賊哪裏去？」三個人都急要走時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林冲舉手，脰察的一槍，先撥倒差撥。陸虞候叫聲：「饒命！」嚇得慌了手腳，走不動。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，被林冲趕上，後心只一槍，又搠倒了。翻身回來，陸虞候卻才行得三四步，林冲喝聲道：「好賊，你待哪裏去！」批胸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。把槍搠在地裏，用腳踏住胸脯，身邊取出那口刀來，便去陸謙臉上擱著，喝道：「潑賊，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讎，你如何這等害我？正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陸虞候告道：「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」林冲罵道：「奸賊，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吃我一刀！」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，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，七竅迸出血來，將心肝提在手裏。回頭看時，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。林冲按住喝道：「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！且吃我一刀。」又早把頭割下來，挑在槍上。回來，把富安、陸謙頭都割下來。把尖刀插了，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，提入廟裏來，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。再穿了白布衫，繫了搭膊，把氈笠子帶上，將葫蘆裏冷酒都吃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，提了槍，便出廟門投東之。走不到三五里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著水桶鉤子來救火。林冲道：「你們快去救應，我去報官了來。」提著槍只顧走，有詩為證：

天理昭昭不可誣，莫將奸惡作良圖。若非風雪沽村酒，定被焚燒化朽枯。

自謂冥中施計毒，誰知暗裏有神扶。最憐萬死逃生地，真是魁奇偉丈夫。

那雪越下的猛，林冲投東走了兩個更次，身上單寒，當不過那冷。